

荒島歷險記

劉孟哲

# 荒島歷險記

(劇 幕 三)

劉孟哲 著

·北門出版社·

# 荒島歷險記目次

人物	(一)
第一幕	(五)
第一場	(五)
第二場	(四八)
第二幕	(七五)
第三幕	(一二七)
第一場	(一二七)
第二場	(一七六)
第三場	(二〇四)

這個故事發生的地方是我們中國東部大海裏的一個沒有人的荒島。時候是在這回抗戰中的隨便那一個春天。故事裏的人一共有十三個孩子和八個大人。那就是：

楊新明——十六七歲，初中學生，兒童劇團的團員。人挺厚道，挺虛心，可也有點軟，什麼事都要想了又想，不敢決定。

武安——十六歲，楊新明的同學。也是兒童劇團的團員。有毅力，非常關心他的朋友，爲了團體，爲了大家，什麼東西，他都肯犧牲。

武仁傑——十三歲，武安的弟弟。做起事來很努力，不大愛說話。

張哈叭——十四歲，農村的孩子，楞頭楞腦，傻裏傻氣，做事很能幹，不怕苦，也愛開頑笑，沒事愛跟小狗小兔子們玩。

華光明——十四歲，高小學生，兒童劇團的團員。跟誰都挺好，從來不背後說人壞話，老是挺快活的，稍微有點怕事。

華小英——十二歲，華光明的妹妹，活潑，愛玩，胆子可最小，喜歡畫畫。

文梅——十四歲，小女學生，兒童劇團的團員。人很老實，也還靈活。整天地唱歌。

花紅——十四歲，海邊打魚人家的小姑娘。粗手粗腳，什麼事都能幹，直衝衝地，胆子比天還大。

俞潔——十五歲，像個大姐姐，從來不生氣，也不罵人，就是身體不大好，常生病。

杜 番——十六歲。從小就沒有一個親人。做過小偷，也做過小遊擊

隊員。勇敢，粗暴，好做領袖，不愛受人管。

張家驥——十五歲，初中學生。挺能辦事，可是誰都瞧不起，不負責任，好說冷話。

王老么——十三歲，鄉下野孩子，不講理，什麼事都任性，像個小流氓。就好打架打獵打仗什麼的。

唐 仁——十四歲，破落戶的小少爺，好吃懶做。身體不好，胆子也小。就是還能聽話。

張老奶奶——五十歲，打魚的老太婆。身體很好，很慈善。

張老師——五十歲，打魚的老頭。力氣很大，也會出主意。常愛說個

笑話。

鍾國仁——三十五歲，原來是漢奸，到末了覺悟了，就反正過來。  
日本兵——甲，乙，丙，丁，戊。

# 第一幕

## 第一場

荒島上一個岩洞的門口，中間一片空地，放着桌子櫈子等；洞洞的對面是一塊荒地。長滿野草，當中疏疏落落幾棵樹引過去是一叢大樹林；整個地方收拾得挺乾淨。一個初春的午後，溫暖的陽光無力地斜照着，樹木都發了芽，微風陣陣拂過，高高的藍天上悠游着朵朵白雲。

開幕時楊新明，杜番，張哈叭，張家驥，文梅，陳花紅

等在舞台一端的荒地上「開荒」。有的割草，有的鋤地，有的檢石頭，嘴裏都在吆喝着，唱着。洞口這邊，武安在修理工具，武仁傑在讀書，他的面前有幾根繩子一直引到台外，是用來驅捕麻雀的，唐仁在打瞌睡，華光明在糊着一個風箏，華小英在畫畫，大家各做各的事，嘴裏都在哼着，唱着，都很起勁。空氣溫暖而恬靜，正像春日的陽光一樣。

文梅：（她一邊鋤地一邊高興地唱着，旁邊有幾個人在和）

「手把着鋤頭鋤野草呀，

鋤去了野草好長苗呀，

哎呀嗨，呀嗨嗨，

鋤去了野草，

好長苗呀，哎呀嗨……」

張哈叭：（他搶着換了一個歌，滿不合調地大聲吼起來）

「人生兩個寶：

雙手與大腦。

用腦不用手，

快要被打倒；

用手不用腦，

飯也吃不飽。

手腦都會用，

才算是，開天闢地的大好老！」

張家驥：（譏笑）哼，算了吧，哈叭狗，唱的真好，唱得我混身都起雞

皮疙瘩了。

張哈叭：那不活該，誰讓你聽？（檢起兩塊石頭）喏，張家驥，給你。

張家驥：（不懂）幹嗎？

張哈叭：把耳朵給堵上，該好了吧，（提高了嗓子大吼）

「打倒日本，

打倒日本，

除漢奸，

除漢奸……」

楊新明：哈叭狗，歇會吧，你瞧你，老實點！

張哈叭：嘻嘻嘻，是啦，老實點！

文 梅：張家驥，你怎麼又不割了？快點吧，今天給趕完它。

張家驥：放心，我知道。你少管別人吧。你看看自己，鋤了那麼半天，

還是亂七八糟。嗤！

文 梅：呦呦呦，你割的好，你割的好。

張家驥：當然好，大爺要就不幹，要幹就準沒錯！

杜 番：（笑罵）他媽的，「老王賣瓜，白賣自誇」，少廢話，快做。

楊新明：喝！張家驥這一塊，真是不錯。

陳花紅：糟糕，我這把鋤頭又散了。真是倒霉，——我不鋤地了！

武安：別急，來，花紅，我來給你修。

陳花紅：老修老修，修了又壞，壞了又修，真氣死人。給你，武安。

武安：（笑）那你說怎麼辦呢？在這個荒島上，又沒法買新的。

陳花紅：那要再過幾十年，這些東西都爛了，朽了，可怎麼辦呢？

武安：再過幾十年，那我們也許就能自己開礦造種田機器了。

陳花紅：那要能造種田機器還不如造一條大船開回老家去呢。

張家驥：（長嘆一聲）唉——什麼時候才回去嘍！

張哈叭：不去也好，我倒願意就是咱們這些人，在這個荒島上過那麼

幾輩子。

杜番：哼！你真有癮。這麼好了；等我們回去的時候，你一個人留在

這兒做皇帝好了。

張哈叭：一個人做皇帝有嗎意思？皇帝還得自己煮飯？

楊新明：再過兩年，你看你的衣裳怎麼辦。

杜番：沒關係，哈叭狗不在乎，狗嘛！

張哈叭：（向杜番作狗叫）汪汪，汪汪汪……

華光明：（他糊補的風箏弄好了）好了好了，可算補完了，這回可結實

了，隨你多大的風也吹不破。武安，你看成不成？（他拿給武

安看）

華小英：（跑來）武安武安，就放吧，現在正有風，就給放起來吧，放

起來吧！

武安：好，早點放起來也好，（立起，四顧）杜番，還是你放一下

吧。

杜番：怎麼又是我放？我還得鋤地呢。

武安：風箏本來是該你放嘛。

杜番：我不放，換個人吧。

武安：這是大家分派的工作，你會放風箏，自然該你放。

（其他諸人都慢慢停下工作，注視着二人的爭辯）

杜番：（漸怒）我不高興放。

武安：怎麼？

杜番：不高興放就不高興放！

華英：（插嘴）你總得有理由呀。

杜番：你少插嘴，盡你的畫去吧。（華小英嚇了回去）我真的不知道，是誰想出來的這臭主意。

武安：是我想出來的。

杜番：（一怔）管他是誰，反正這辦法毫無用處，真有那麼好事：一

條船走過這個荒島，看見天上的風箏，就停下來把我們給接回

去？哼！

唐仁：（在旁邊冷笑）哼，要真要這麼好事，這開荒也可以省了，真

是煩人！呵——（一個哈欠）

楊新明：杜番，你怎麼又急起來了。放風箏這方法雖然，雖然——，  
，到底也還是一個方法，說不定有一天……

杜番：「說不定，說不定」，算了吧，已經放了兩個多月了，還「說不定」！

武安：杜番，你怎麼什麼事都要跟我爲難？上回爲了王老么……

杜番：我怎麼敢跟你洞長爲難，什麼王老么不王老么，你可別再扯遠了。（捲起袖口要打架）

楊新明：杜番杜番，武安，別吵別吵。

武安（忍住）你到底放不放這風箏？

杜番：不放。

武安：（一停）好，我自己來放。

杜番：那隨你便。

武安：弟弟，你進去把繩子給拿出來。

武仁傑：嗯。（進入洞）

楊新明：好了好了，杜番，還是來挖地吧，天不早了，來來。

（衆人又去開荒，只有張家驥沒動）

楊新明：張家驥，來呀，割草呀。

張家驥：（好像才聽見似的）哦，還要開荒呀？不是接我們的船就要到

了嗎？

唐仁：（聽見）啊？不開荒了？那我睡覺去啦！

華光明：糖人兒，你少說點吧，來，幫我做事。

唐仁：（沒動）唉，真睏！

（武仁傑由洞裏出來）

武仁傑：哥哥，繩子找不到。

武安：你問問王老么，剛才可是他拿着的。

武仁傑：王老么不在洞裏。

武安：唉，又跑到哪兒去啦，好，我來找。（他進入洞內）

張哈叭：真的王老么這小子又沒影兒了，跑哪兒去啦？

陳花紅：沒錯兒！這傢伙準是偷偷地打獵去了。

文梅：他又不跟武安說，等會又得挨罵。

張家驥：哼，他也只敢罵罵王老么，要是……

（忽然，王老么從樹前小路上出來）

王老么：啊？誰敢罵老子？揍他！

張家驥：喝！說着曹操，曹操就到。

華光明：老么，你跑哪兒去了？

王老么：玩去了！

楊新明：你怎麼不跟武安說一聲，剛才他還在找你。

王老么：幹嗎？怕丟啦？真是滑稽！

文梅：你看你，派的工作不做，倒一個人去……

王老么：老子高興，做累了，玩玩去。

陳花紅：又是偷偷地打獵了吧？

王老么：你管不着，什麼偷偷地不偷偷地。

陳花紅：你別這麼兇。

華小英：王老么，你不守規矩，留神武安罵你。

王老么：罵我？哼！老子就不愛守規矩，怎麼樣！

杜番：老么，廢什麼話，做事。

王老么：叻，你在這兒，杜番。我正找你呢。

杜番：找我，又是什麼事？

王老么：你過來。

杜番：（過來）真麻煩，什麼事，說！

王老么：（把杜番拉過一邊，低聲）告訴你，大樹林子那邊剛才我看見

好像有好些野山羊，去打去。

杜 番：真的？

王老么：當然真的。去去，多少日子沒放槍了，手裏癢得慌。

杜 番：槍呢？

王老么：你去偷出來。

杜 番：好，武安在洞裏，留神。

王老么：沒關係。

（他向洞口走去，正好武安出來）

武 安：哦，王老么，你剛才哪兒去了？

王老么：我，我大便去了。

武 安：放風箏的線呢？

王老么：在，（摸身上）在，哦，我擱在儲藏室門口了。

武 安：你去拿一下吧！

王老么：我有事，你自己跑一趟吧。

（他逡自入洞，武安稍停，也從另一小路下）

華小英：糖人兒，——你怎麼又看這張破報了——你過去點，別擋着我。

唐 仁：啊，什麼？

華小英：你沒看見我在畫畫？

唐 仁：喝，我們的華小英小姐還會畫畫，不得了，不得了。

華小英：你管我呢，過去點呀，討厭。

唐 仁：你自己過去點點就成了嗎。

華小英：真討厭，我要你過去點。

（華小英跑過來拉他，往門口那邊摔過去，恰巧王老么出來，

正好撞上）

唐 仁：哎呦哎呦……

王老么：（同時）他媽的糖人兒，死去吧！

華小英：（同時大笑）好哇好哇……

（王老么懷裏抱着桿槍，走到一邊，杜番跟了過來）

王老么：杜番，槍來了，走！

杜番：你先走，我一會自己來。一塊走讓他們看見了，麻煩。

（華光明走了過來）

華光明：杜番，你們哪兒去？

杜番：有事，你別管。

王老么：杜番，（暗示地）啊！（他走了）

華光明：杜番，別亂跑了，回頭武安回來……

杜番：叫你別管你就別管，少提武安。

武仁傑：（他一直在守着一個捉麻雀野鳥用的「機器」開關，整個的

「機器」在場外看不見。這裏的開關是一些樹枝繞上一些鬆緊帶

釘在一棵樹上或牆上。拉出去好幾根繩子，繃得緊緊的，一掀

開關，繩子就都鬆了，也就是捉住小鳥了）哈叭狗，快來，有鳥了。

張哈叭：你不會按開關，得我來。

武仁傑：可以按了，——按機器呀！

張哈叭：別急呀，看：一，二，三！（按開關）

武仁傑：嘞，飛了幾個。

張哈叭：（跑出去）逮到了，逮到了。

（武仁傑也跟了出去）

（趁大家都在注意看捉鳥時，杜番悠然踱向王老么下去的路）

張家驥：（他某着在眼裏，擋住了杜番，低聲問）杜番，哪兒去？

杜番：少問，玩去。

張家驥：告訴我嘛，我也去。

杜番：樹林子外邊打獵，你等會自己來，（下）

張哈叭：（捉到兩個麻雀，抱着跑了進來，）兩個兩個，逮到兩個小麻雀。

（大家都嚷着搶着要看）

華光明：我看，給我看。

張哈叭：（像捧寶貝似的）等等，等等，讓我先關到籠子裏去。（到樹

旁取籠）

陳花紅：哈叭狗，跟你說，你一天到晚儘逮鳥，你可得自己給他們找食去，我可沒有米給你。

華光明：真的，哈叭狗，米真得省點吃了。

張哈叭：是啦是啦，陳老姑奶奶，放心，不會用你的米，小器！

楊新明：好了好了，看完麻雀還是來開荒吧，今天翻好了土，明天就下

種，肥看就有白薯吃了。

（大家又來開荒）

唐仁：我說我們還得種點菓子樹什麼的，再過幾十年後，就有水菓吃了，哼！

楊新明：好呀，你要有樹秧子你就去種嘛。

武仁傑：楊新明，咱們這塊地開好了，就正好有十塊地了，青菜，白薯什麼的就差不多夠了。

文梅：張家驥，你怎麼又歇下了？

張家驥：你真好管閒事，做熟了吹會風，可以吧？

文梅：現在一點風也沒有，吹什麼？

張家驥：你怎麼這麼囉嗦，看看你自己吧，鋤的什麼東西。

華光明：真是，風颳得好好的怎麼又沒了，風箏放不起來了。

華小英：我情願不颳風，也別像昨天颳的那大風，真吓死人了，簡直比把我們吹到這島上來的那風還大，真是怕人。

武仁傑：噫，昨天那大風一颳，又不知道有多少船給吹翻了。

（武安拿着繩子上）

武安：華光明，你看，繩子好容易找到了，風又沒了，倒霉。（笑）

華光明：明兒早上放吧。

（張家驥想溜走）

武安：張家驥，你哪兒去，我有話跟你說。

張家驥：什麼話？

武安：剛在我到那邊去找繩子，看見儲藏室裏還是亂得一塌糊塗，你怎麼到現在還不收拾收拾呀？

張家驥：噢，這個呀，要收拾的。

武安：你說過多小回要收拾要收拾，從來也沒見你收拾過一回。

張家驥：知道了，你放心，東西丟不了。

武安：我知道丟不了，可那麼亂糟糟地，多難看呀，找東西都不方便。

張家驥：（厭煩地）曉得了曉得了，老說老說。

武安：不是我老說，是你老不做。

張家驥：好了，洞長老爺，我這就去，行了吧？

（他從杜番卜的路下，撞了陳花紅一下）

陳花紅：哎，張家驥，看你，把人踩了一腳。

華光明：風箏不放，我拿進去了。

武安：好，繩子給你。

（華光明拿着繩子風箏，進洞）

武仁傑：（他看着一個自製的日儀）楊新明，有四點鐘了，開荒該歇工了，休息一會該排戲了。

楊新明：這就好了，你先擺擺東西吧。

華小英：怎麼，武仁傑，今天要擺戲呀？

武仁傑：嗯，要排。

華小英：好呀，上回排戲我沒看見，今天可看上了。

武仁傑：小英，你別畫了，幫我擺擺東西。

（華小英武仁傑擺道具）

武仁傑：哦，哥哥，你來幫小英做做，我進去拿劇本。（下）

武安：好吧，唐仁，起來點。

唐仁：（驚醒）啊，——唉，算了，讓我歇會。

華小英：怎麼這麼軟，過去過去，死討厭。

（她把唐仁拉開，楊新明等也陸續停工）

武仁傑：（拿了劇本出來發）楊新明，張哈叭，拿去，華光明——咳？

張家驥呢？

華光明：張家驥去收拾儲藏室了。

陳花紅：收拾儲藏室？他剛剛是打這條路走的呀。

（四邊一看），啊，我明白了，我給你們找去。

（她向張家驥下的路跑下）

武安：（追叫）花紅花紅，不……這花紅。

武安：現在咱們各人自己唸唸劇本吧。

華小英：楊新明，上回排戲我去挖菜了，沒在，你告訴告訴我是怎麼一回事。

楊新明：你等會看不就明白了。

華小英：不不，不嘛，你說說嘛，哦，文梅她也沒聽過，是吧，文梅？

文梅：楊新明，你講講吧，我也要聽。

楊新明：這個戲就是寫我們當初從日本鬼子手裏逃出來的事情，這裏頭的角色就是我們自己：有武安，有杜番，有王老么，好些好些，我才只寫了一幕，這一開頭是——唉，你們還是看吧，這就開始了。

華小英：哎呀哎呀，你又不講下去了，一定有意思。

文梅：華光明，我們到這個荒島來了有半年了吧？

華光明：半年多了。

唐仁：（一個呵欠）呵——什麼時候才回去嘞，——怎麼回去嘞，什麼船都不見。

華小英：你這個糖人兒，真是洩氣，真是洩氣，回不去，就不回去，怕什麼？

唐仁：怕什麼？你不在乎，我可——懶得跟你說。

華小英：死去吧，你個糖人兒。

武仁傑：楊新明，不等張家驥了，就開始吧。

張哈叭：慢點慢點，我還沒唸熟呢。

文梅：你看你儘在鬧，怎麼會熟嘛，哈叭狗！

華小英：喝，哈叭狗沒待過兒童劇團，居然還會演戲，神氣神氣！

武仁傑：你別看不起他，他演得挺不錯呢，

華小英：哦，揚新明，我們這個戲，什麼時候演呀？

楊新明：等我們回去了以後，一定有許多人要問我們是怎麼才來到這個荒島的，怎麼過活，怎麼回去的。那我們就把這個戲演給他們看，你說好不好？多省事。

華小英：好，好，真好，那我們還叫兒童劇團大公演。

張哈叭：要是再過三五年才回去，可就非得叫老頭老奶奶劇團了。

文 梅：可是我們還不知道怎麼回去呢，那回去這一段，演些什麼呢？

華小英：早晚一定會回去的呀，那……

（陳花紅拉着張家驥跑上）

張家驥：（喘着）陳姑奶奶，到了到了，還拉着幹什麼，放手放手。

陳花紅：哈！我說他沒在收拾儲藏室吧，在跟王老么打獵呢，讓我一把就給拖回來了。

文 梅：王老么怎麼又去打獵，不是不准打嗎？

（遠遠一聲槍响）

陳花紅：聽，放槍了，在打野山羊呢。

武安：誰給他的槍的？

武仁傑：沒誰給他。

武安：花紅，還有誰？

陳花紅：好像杜番也在。

武安：怎麼這二位老不聽話，你們排戲，我去一趟。

（他走向杜番下的路，大家怔住不響）

楊新明：武安，別吵架啊。

武安：（停了一停）好吧，不會吵的。（下）

（大家僵了一下，感到有些緊張）

武仁傑：哈叭，華光明，來，來，開始了。

（角色各自站好）

文梅：楊新明，戲裏的地方是哪兒啊？

楊新明：就是日本鬼子關我們的那個監獄，哈叭演的就是那個看我們的王牢頭。

華小英：就是那個人挺好的，矮墩墩的胖子是吧？

楊新明：對了，華光明就是武安。

華小英：嘿，有意思，有意思。

楊新明：張家驥你預備啊，好，開始。

張哈叭：（挺着肚子裝胖子，手裏拿個棍子，粗聲粗氣，誇張地做戲）

「別吵別吵，留神東洋老爺來了，打你們！」

華光明：（做武安，哭喪個臉）「王大爺，您告訴告訴我們吧，日本鬼子把我們逮到底是幹嗎呀？」

張哈叭：「這個是，——不知道，我不知道。」

華光明：「您說說怕什麼，我們又跑不了，就是死，我們也得死個明白呀王大爺。」

張哈叭：（想狀）「好吧，告訴你，東洋老爺打仗，傷兵太多，所以抓

了你們來給那些傷兵去，去什麼血，——哦，輸血，輸血。」

華光明：「哦，這麼回事，怪不得我們吃得要比別的犯人好呢。可我們

憑什麼要給日本鬼子輸血啊。」

張哈叭：「不要說了，進去吧，留神東洋老爺。」

華小英：（看得高興）「嘿，哈叭狗真會演戲，不得了，了不得了。」

張哈叭：「你這蘿蔔頭怎麼看不起人！」

楊新明：「別打岔，接下去。」

武仁傑：「張家驥，該你上場了。」

張哈叭：（叫）「張家驥，該你了，怎麼一點精神都沒有？」

張家驥：（無精打采）「少囉嗦，來了。」

文梅：「張家驥演的誰？」

楊新明：「他演杜番。」

張哈叭：張家驥，那邊，怎麼啦你？

張家驥：你少管，我知道，（他慢吞吞地「上」）「王表叔，我……」

張哈叭：（作迷覺大驚狀）「啊？你怎麼又來了，回頭東洋老爺看見，

把你也關起來。」

張家驥：「不會的，鬼子剛走，我看見的。」

張哈叭：「你又來幹嗎？」

張家驥：「我求求您，王表叔，……」

楊新明：張家驥，你，有點不太對，你想杜番那時候當小游擊隊，多厲害，多有精神，你的勁兒太不夠了，再來一趟好不好？啊！

張家驥：（還是原來的樣子）「王表叔，我求求您，讓我進去……」

（楊新明又要說，忍住了。）

文梅：（叫了起來，）不像不像，還是沒勁，杜番那是這樣軟叭叭的

呀，不像！

（好幾個人笑了一下）

張家驥：（不高興）你來好不好，你能說，你來做做看：——莫明其

妙！

楊新明：張家驥，張家驥，別管她，演下去。

武仁傑：來演，別生氣；文梅你別插嘴，演，演。

張家驥：「我求求您，王表叔，讓我進去找一下那個武安吧。」

張哈叭：「真麻煩，（叫）武——，武什麼？」

張家驥：「武安。」

張哈叭：「武安，你出來，這個杜，杜番叫你。」

華光明：（「上」）「啊，杜番，杜番，你又來了，好嗎？有什麼

事？」

（不知該誰接話，大家都僵住了）

張哈叭：（向楊新明）楊新明，效果，效果。

楊新明：（做效果，應場）「王大爺，有人找你，過來一下。」

張哈叭：「來啦，（向杜）我出去一下，你說完話快點滾吧，回頭東洋

老爺……」

張家驥：「我知道，你快去吧。」

（張哈叭「下」）

張家驥：「正好，我正嫌他在這兒麻煩，走得正合式。」

華光明：「杜番，是不是有什麼事？船怎麼樣了？」

張家驥：「告訴你一個好消息，船都弄好了，明天早上，你們就可以逃出來了。」

華光明：「真的？什麼船，怎麼弄的？」

張家驥：「是個大米船，船上有個小伙計，也是我們游擊隊員，他就任外邊，我去叫他來。（走出兩步）王老么，王老么，進來。」

（武仁傑做緊張狀。「上」）

華小英：「哦，武仁傑演的王老么。」

文梅：「別說話。」

張家驥：「這就是我跟你說的武安，這就是王老么。」

華光明：「（向杜）你說的船就是他家裏的呀？」

武仁傑：「不是我家裏的，我是他們的伙計。」

華光明：「那我們怎麼坐這條船呢？」

武仁傑：「明天我們船上放一天工，船上的人都會上岸來玩的，那時候

我在船上等你們就是了。」

張家驥：「到時候我來接你們。」

華光明：「可是我們把船給坐跑了，那……」

武仁傑：「沒關係，這船的老闆是個漢奸，我早想偷他這條船了。」

華光明：「誰來駕船呢？」

武仁傑：「我們自己來嘛，你們搖櫓，我會掌舵。」

華光明：「這就好了。船上的東西齊麼？」

張家驥：「我跟王老么算過，這是條大米船，真大，什麼東西都有，吃的，喝的，玩的，用的，連書都有，在船上過一輩子都行！」

武仁傑：「可是你們跑出來的事，弄沒弄好呀？」

華光明：「早弄好了。容易極了，我看說不定還會偷好幾桿槍跑呢。」

武仁傑：「那太好了，槍，船上也有。」

張家驥：「好吧，武安，我看就這麼辦，明天天沒亮，你們就跑出來，

我在這個牢的後頭等你們，然後咱們就上船開走，到游擊隊裏去！」

華光明：「好吧，就這麼辦。你們走吧，我們這兒也要準備一下。」

（張哈叭一上）

張哈叭：「怎麼你還在這兒？快滾快滾，東洋老爺來了。（看到王）

啊？這是誰？誰叫你亂跑進來？快滾快滾，滾……！」

張家驥：「是是，滾啦滾啦！」

（張家驥，武仁傑二人抱頭鼠竄而逃）

楊新明：好，閉幕，歇一會，再來一回。

華小英：（拍手叫好）好好，不錯，真像我們逃出來那個時候似的。

楊新明：（低聲）花紅，你去看看武安吧，是不是又跟杜番吵架了。

（陳花紅點頭溜下）

華小英：楊新明，底下一幕是寫什麼？你說說。

楊新明：底下一幕我老決定不了到底寫什麼；我又想接着就寫第二天清

早，我們逃了出來，跟杜番他們上了船這一段，可又想寫……

文梅：這一段沒意思，我們那時候逃出來，逃得太容易了，一點也不

緊張。

楊新明：就是呀，所以我又想寫……

華小英：不，不，楊新明，我說還是寫開了船以後，王老么掌舵沒有掌

好，走了一會，就走錯了，後來又碰到大風暴，把我們一吹吹了一天一夜，就給吹到這個荒島上來的這一段，我覺得這一段更，更怕人點！（向文梅）是吧？那一夜可真把我給吓死了，那船那提得……哎呀哎呀……

文梅：那一夜是真可怕，可是現在想想，倒也挺有意思！

張家驥：這段，沒法寫，請問你難道還搬個大帆船上台呀？嗤！

華小英：那那，那那……

張哈叭：我說啊，楊新明，你就寫那個帆船給大風颳到這個荒島邊上那些石頭堆裏的那一撞！（大吼）「嘖」！那一下可真來勁，（

指文梅華小英）你們這兩個寶貝都給撞昏了，哭了一天一夜，

哈哈……

文梅：胡說八道，你才哭了一天一夜呢，你有本事，你沒撞，你是個

哈叭狗！

華小英：他沒撞？他撞的頂神氣了！狗吃屎！

張哈叭：我再怎麼撞反正沒哭，不像你們女將……

文梅：女將怎麼？女將怎麼？（逼過去）

張哈叭：女將好，女將好，女將都是寶！

唐仁：哎呀，一天吵到晚，煩死人了。（一個哈欠）

楊新明：唐仁，你覺得寫那一段好？

唐仁：啊？什麼？對不起，我沒聽見。

華小英：別問他，睡覺去吧你！懶豬！

唐仁：你讓我先吃晚飯，我就去睡。

楊新明：華光明，你看呢。

華光明：我正在想呢。真是，我覺得每一段都好，可惜不能都寫上去。

張家驥：聽我說，還是只有寫到了這個荒島以後，找到這個洞子的這段

楊新明：我也這麼想，可是寫什麼呢？

張家驥：嗨，這個太容易了。就從我們分隊在島上找人寫起嘛，接着就是杜番我們這一隊找到了這個洞，又發現這洞幾十年前有人住過，留下了好些東西；再又是武安他們沒有找到地方，只發現這個島什麼人也沒有，可是有好多可以吃的野菜，容易逮的小動物，接着我們就在這兒過起日子來了，你看這不成了麼，怎麼樣？

華光明：還有，你得說明白我們那條船雖然撞碎了，可是船上的東西都還好，而且還非常多，這個一定得說明白，不然人家看戲的會疑惑我們怎麼會有這麼些東西。

華小英：好，好，楊新明，你就快點來寫嘛。

唐仁：開荒開完了，戲也排完了，該吃晚飯了吧？實在餓了。

張哈叭：（掏出一塊鍋巴）糖人兒，看看要不要鍋巴！

唐 仁：屢，屢，給我點給我點，哈叭哈叭，張大爺，給點給點！

張哈叭：哈哈，好香好脆！要不要，糖人兒？

唐 仁：屢屢，張大爺，一點，給一點，磕頭磕頭。

張哈叭：喏，給你。（分一小塊擲給他。唐仁伸手沒接住，好些人搶。

終被華小英搶了過去）這可不怪我。

華小英：哈哈……好香，糖人兒，謝謝你。

唐 仁：你，你瞧你，哈叭是給我的，（要哭）餓死我了！

（大家大笑）

楊新明：別笑了，別笑了，武安杜番回來了。

（大家停住）

文 梅：（看過去）在吵架！

（大家怔了，楊新明跑了出去）

（武安，杜番一路吵了進來，楊新明在勸着，後邊跟着王老么

杜番……武安，你讓我說完，楊新明，你聽我說，武安太豈有此理了。你當洞長就當洞長好了。可是他什麼都要管！遠的先不說它。昨天唐仁多吃了點菜他要管，今天張家驥把儲藏室忘了整理他也要管，剛才王老么要我陪他去打獵，說是樹林子那邊出來了好些野山羊，趁這個機會多打些存起來。我想這也是爲大家的呀，就拿了槍去打，不過忘了告訴他一聲，這有什麼關係。他又管起我來了。我受你管？沒那麼好事。別老自以爲了不起……

楊新明：杜番……

武安：杜番，別的不說，就說這打獵，上個月，我們決定不許個人亂打，你們倆也是同意的了，可是今天大家分派的工作不做，倒偷偷地去打獵，你自己憑良心說，是不是對的？我既然是洞長

，該不該管？

杜 番：管，也不是這麼個管法！我看不慣，我受不了！

王老么：對了，我也受不了！以前楊新明當洞長，我還不是愛怎麼樣

就怎麼樣，現在你一當……

陳花紅：王老么，他們倆吵，你就少插嘴。

王老么：怎嗎？你也管老子？

陳花紅：什麼老子不老子，你是誰的老子，你胡說八道？

王老么：我就是老子，你怎麼樣？想打架？

陳花紅：打就打，我還怕你？

（兩人接上手，武仁傑，華光明等拉開）

武仁傑：花紅花紅，別打架。

武 安：杜番，王老么，我們別吵架。我再跟你們說一遍，我們現在都是荒島上共患難，我們是過團體生活呀，你們想想要是每一個

人都不管團體的紀律，就憑自己的高興，要怎麼就怎麼，那我們還過不過得下去呀，我是大家選出來當洞長的，我……

杜 番：你別拿這些天帽子來壓我，我可不吃這個。

唐 仁：「大家選出來的」？我就沒選你。

楊新明：唐仁唐仁，你怎麼也多起嘴來了。

張家驥：咳，怪了，人家有意見嘛，不許說呀。我說杜番呀，你吵不過人家的，人家人多，大多數，你有什麼辦法，——走了算了！

（大家一驚，都看着他，停了一會）

杜 番：好吧，我看——（他把衆人巡視一週）今天除了俞潔在生病，其餘大家都在這兒，我有一個意見宣佈宣佈：我，王老么，張家驥，還有唐仁我們四個人要跟大家請幾個月假，讓我們搬出去住，單獨過一個時候。因為我們實在看不慣武安那一套，我們受不了。再在這兒蹶下去說不定會出更多的亂子。

(沉默半天)

楊新明：杜番，不要這樣，我希望……

杜番：你別說什麼了。我們早就有這個打算了，本來想再過幾天，等開完了荒再說出來，可是事實上逼得我不能不說，我們明天就走！

(沉默)

華光明：你們搬到哪兒去呢？

王老么：我們早就找好了，就是頂東邊海邊上那個我們管它叫老虎洞的那個洞。

楊新明：你們什麼時候回來呢？

杜番：等下次再選洞長的時候。

武安：那爲了我們大家的團結，我現在就向大家辭職，請大家立刻重選。

(沉默)

文梅：(叫了起來)我不贊成！武安是我們大多數選出來的，又沒做什麼錯事，爲什麼要辭職。

張哈叭：對了對了。

華小英：我也不贊成。

華光明：我也是。

(叫成一片)

陳花紅：他們要去，讓他們去好了！未必我們就活不下去！——王老么，你別衝我瞪眼，你的那兩手本事任怎說我也是不佩服你！

王老么：你呀，你當老子希罕你的佩服哪？你去佩服你那洞長老爺吧！

武安：王老么，你別神氣得過份了，你把我逼急了，我可……

王老么：隨你怎麼樣，槍斃我好了。

杜番：老么，不要說了。(向楊新明)那麼我們這就去收拾東西，公

家的東西裏頭，該我們的四份，我們也早算好了。明天一清早，一塊帶走！

（楊新明看看武安，武安想了一想）

武安：好吧！

杜番：老么，走，去收拾東西！

（杜番，王老么下，張家驥隨下）

（沉默）

楊新明：武安，別難過，他們出去住一陣子也好，省得大家吵架，武安，走，我陪你蹣跚去。

（楊新明拉着武安下大家吱吱喳喳）

華光明：（向唐仁）唐仁，你怎麼也跟他们一起走啊，就是你跟武安不好，我們不還都是挺好嗎。

文梅：你想想：你們四個人過，怎麼會比我們大家一塊兒過更好呀。

唐仁：我倒是無所謂，我就是不服氣武安，太嚴了，一點都不自由，  
杜番說我們出去過一陣子快活日子，我想也好。

（杜番出來，站在門口）

杜番：糖人兒，你又粘在這兒啦，快來收拾東西。

唐仁：噲，你們收拾收拾不就完了，還要我幹嗎！（一個哈欠）  
噯，好調。

杜番：少廢話，來呀！

唐仁：來啦，來啦——呵——（一路哈欠）

（杜番，唐仁下，六人怔着。）

暗轉，  
第一場完。

## 第二場

還是在洞門口，第二天的上午。杜番等四人已經走了，雖然不吵架了，可也沒昨天熱鬧了。一張輪椅上坐着病剛好的俞潔，在用一架自製的紡線機紡線，張哈叭在喂一對小兔子，楊新明扒在桌子上寫什麼，武安，華光明在放風箏，已經放起來了，文梅，華小英手裏拿着小剗子，就要走的樣子，在看看風箏。

華光明：武安，好了，繩子就完了，不要放了。

武安：嗯，好吧，你拉住了，我拴到樹上去。

華小英：好啊，真高，像是把天都給衝破了！

武安：怎麼你們倆還沒走，不早啦，快去挖菜吧。

文 梅：是啊，小英，走吧，別發楞了。

（她們二人跳下）

武 安：（追叫）你們走過河邊，看看花紅怎麼還沒回來。

華小英  
文 梅：（在外）是啦，知道了。

張哈叭：（做哈叭狗叫，逗兔子）汪汪，……（大演狗狀）

華光明：哈叭，又拿青菜喂兔子了吧？

張哈叭：沒有沒有，這是我自己拔來的野菜，決不是你種的，你不信你

嚐嚐看，這個野菜是甜的。

武 安：什麼野菜？人能不能吃呀？

張哈叭：屢，也許能吃，我嚼過，挺甜呢。

華光明：等會你拿來煮煮看，要人也能吃多好。

武 安：哦，新明，杜番他們走了，我們開荒，種菜這些事又得重新分

配分配吧？

楊新明：是啊，我也想到這個，等會來弄嘛。

俞潔：我病好了，也派我做點重事嘛。

武安：你，還是休息休息，紡紡線吧。

俞潔：老休息，越休息越沒精神，真是得做點活動事情才好。

（陳花紅一手抱着一捲洗好了的衣服，一手抱着一把野花上）

陳花紅：喝，俞潔，你起來啦，你要做事我給你，喏，我摘了些野花，

送給你的。

俞潔：謝謝你，真好。（接過來）

楊新明：你又要給他什麼事做？

陳花紅：俞潔，等會衣服晒乾了，有好些破了，你給補補吧。

俞潔：誰的破了？

陳花紅：都是張哈叭的，他哪是穿衣裳，他簡直是吃衣裳！

張哈叭：這怎麼能怪我呢，衣裳太小了，一綳就破了，你說怎麼辦。（

又一綳，裂了一條縫）你看。

俞潔：好吧，衣裳晒乾了你給我，我給他改大點。

武安：花紅，怎麼今兒洗衣裳洗了這麼大半天？

陳花紅：啊，我給忘了；我告訴你們，剛才我在那邊找着好些酸果子。

能吃，可是真酸。

華光明：我們這兒剛發現了一樣野菜，你那兒又發現酸果子，再加上從前發現的，自己種的，簡直可以開一個菜館子了。

張哈叭：開菜館子，花紅當廚子，俞潔來當老闆娘，我當跑堂的伙計。

（做狀）「樓上兩位！——您倆位吃嗎？有醃兔子肉，醃山羊肉，炒野菜，炸酸果子，糖醋花紅……」

陳花紅：你說什麼？哈叭狗？（逼過來）

張哈叭：啊，還有紅燒哈叭狗！

（武仁傑從洞裏出來）

張哈叭：「屢！——客人一位！您這邊坐，（拉武仁傑）吃什麼？手巾把

下！

武仁傑：（莫明其妙）啊？啊？幹嗎幹嗎？

（衆人大笑）

俞潔：哈叭狗，喂你的兔子去吧，吵死人！

武安：弟弟，你在洞裏頭幹嗎？

武仁傑：我在收拾東西，唉，走了四個人，就冷清得多了，洞裏頭空了

一大塊。

俞潔：他們走的也夠悽慘了，誰都沒送，就這麼一聲不響地走了，現

在該快到了吧。

武安：早呢，現在頂多走了一半。

陳花紅：他們什麼時候走的？我一點都不知道。

張哈叭：天剛朦朧亮他們就走了，你說睡得像個死豬呢！

陳花紅：你又來惹我？當心挨揍！

張哈叭：怎麼一個女人家動不動就要揍人，這世界真是變壞！唉——！

（搖頭擺尾）

陳花紅：你還說，看我不揍死你。

（她追過來，張哈叭轉身跑了兩步，一狠心，回過身來）

張哈叭：你當我真怕你？跟你拚了！

（他一頭撞過去，到底打不過，又跑，終於被捉住）

張哈叭：（痛叫）哎喲哎喲……

陳花紅：還罵不罵了？

張哈叭：不罵了，不罵了！

陳花紅：說：「陳老爺饒命，下次再也不敢了。」

張哈叭：「陳老爺饒命，下次，下次再也（含糊過去）敢了。」

陳花紅：（一用力）啊？

張哈叭：「不敢了，不敢了！」

武仁傑：「愈潔病剛好，你們又吵她。」

（陳花紅吐了吐舌頭，鬆開了手。拔一根草，偷偷走到愈潔背後，用草輕拂，愈潔以為是蒼蠅，華光明也跑到陳花紅背後，也用草拂她，張哈叭又跑到華光明背後，武仁傑又跑到張哈叭背後，却一步沒站穩，摔了一跤，跟着就摔了一串，愈潔才覺得，大家大笑）

愈潔：「花紅，你好，等我有了力氣，看我收拾你！」

陳花紅：「都是哈叭狗！（回身抓住就要打）」

張哈叭：「（大叫）不是我，不是我，是武仁傑。」

陳花紅：「不管呀，就是打呀！」

張哈叭：「救命啊，救命啊，打死人啦！哎喲……」

楊新明：「花紅花紅，看我面子，饒了他吧！」

陳花紅：說「謝謝陳老爺，謝謝楊老爺！」

張哈叭：「謝謝楊老爺，謝謝陳老爺。」

（陳花紅放了手，張哈叭跑到一邊）

張哈叭：（咬牙切齒）你記着就是了，「君子報仇，三年不遲」，你等

着吧！

陳花紅：隨你幾十年，決不在乎！

武安：新明，哈叭狗跟花紅這一對寶貝，你可真得寫進戲裏去，真有

勁！

華光明：那準是小丑！

武仁傑：哦，楊新明，我們的戲還排不排了？

楊新明：還排呢，演員都跑了！

華光明：那我們換個人好了。

俞潔：楊新明你在寫什麼，是不是那個劇本的第二幕。

楊新明：不是劇本，是日記，我要把杜番他們這次的事情仔仔細細地記下來，等將來我們回去的時候，拿給他們看看，一定有意思的很。

張哈叭：等我們都是老頭子，老太婆的時候再看：（做老腔）我說陳老姑奶奶，今天是我九十九歲的生日，你送我點什麼禮呀？

陳花紅：送你一個耳光子！

俞潔：你們倒真會想，可是，我看他們在那邊不會跌多久的，準要打架！

武仁傑：打起架來準是糖人兒頂吃虧。

華老明：真是莫明其妙，這麼一位好吃懶做的少爺，偏要跟他們一塊去受這個罪。

武安：可是他沒覺得這是受罪呀，他當是去享福哪！

俞潔：杜番真是自找麻煩。唉，這傢伙真是，永遠是說別人不好，就

沒見過他說說自己的毛病。

楊新明：張家驥跟王老么還不是一樣，老以爲自己了不起，老像是別人委屈了他們似的。

俞潔：所以這幾位先生碰到一塊，怎麼也不會長的，一定要鬧！

武仁傑：真是的，這四位在外邊直叫人就心，萬一出點什麼差錯，簡直是沒辦法。

（忽然張哈叭好像看見了什麼，跑過去拉了拉陳花紅，二人一低語，就躲在路旁，遠遠文梅跟華小英叫着跑過來）

陳花紅  
張哈叭：（跳起來大叫）啊——！

華小英：（喘着）哎呦！你們死人，吓死我了！死鬼！

（二人太樂）

文梅：人家有要緊事，你們還鬧，武安，武安。

武安：啊？什麼事？

華小英：哦，武安，楊新明，有人，那邊，那邊樹林子裏頭有人！

文梅：武安：小英，小英，你讓文梅一個人說。

文梅：前邊大樹林子裏頭，有一個人，一個死人，一個老太婆，把我們倆給吓死了，不知道從哪兒來的，你們快去看看……

武安：啊？居然有了人了，不得了，走，去看看去，在哪兒啊？

華小英：就在那棵大槐樹底下。

（武安領頭，楊新明，張哈叭，陳花紅，武仁傑，華光明等都跟着跑下去了。文梅也要去，被俞潔叫住了）

俞潔：文梅，文梅，小英，來，告訴告訴我嘛，是怎麼回事。

（她們躊躇一下，走了過來）

俞潔：是什麼人，你們怎麼看見的？

文梅：嗯，這個，我們剛才不是去挖菜嗎，挖完了菜，我們就回來

了。……

華小英：（搶）我們一邊走，一邊唱着歌，正走得挺高興……

文梅：（搶）我們還一邊罵着杜番他們，剛走到那棵大槐樹底下，嚇，樹底下靠着一個人……

華小英：（搶）一個「人」哪！這一下子把我們給吓了一大跳，哎呀哎呀……

文梅：我們再一看，是一個老太婆，靠在樹上閉着眼睛，又像是睡覺又像是死了……

俞潔：這是怎麼回事，這荒島上會有了人了！說不定不止她一個，說不定會還有……

文梅：來了來了，他們給扶回來了。

（她們跑過去接，陳花紅跟張哈叭扶着一個老太婆——張老奶奶進來，別的人在週圍跟着，老太婆穿得還整齊，可是髒得

很，緊閉着眼睛，全身都無力地下垂着。被他們推推攘攘，帶扶帶拖的拉了進來）

文梅：啊？你們給扶回來了？

陳花紅：她沒死，還有氣呢？

華小英：還是活的哪？

俞潔：來，把她扶到輪椅上來坐吧。

（衆人把她放到輪椅上）

楊新明：這個這個，怎麼弄呢。

華光明：得先讓她能說話才成。

楊新明：是呀，怎麼才能讓她說話呢。

陳花紅：我去弄點冷水來，冰一冰……（要跑）

武仁傑：冷水不行，冷水不行，一冰回頭給冰死了……

華光明：那；那使熱水成不成呢？

楊新明：熱水，熱水怕也不……：……怎麼辦呢。

武安：恐怕得先給她點稀飯吃。

華小英：我去拿去，（要走）

俞潔：可是她這個樣子怎麼能吃呢？

文梅：先灌點自來水吧。

張哈叭：怎麼辦呀，怎麼辦呀。

（亂成一片，都不知怎麼辦好）

武安：別慌別慌，慢慢來，還是先給她灌點自來水是道理。

張哈叭：我來。（他跑到門旁坡上一根竹管做的「自來水」龍頭旁）

俞潔：她怕是凍着了，找點東西蓋一蓋吧。

華小英：我去拿條被子來，（她也跑下去）

（張老奶奶被大家這麼一攪，醒了過來，微微地嘆了口氣，睜開了眼）

好幾個人：喂，活過來了，她自個兒活過來了，醒了……

武仁傑：哈叭，水快點！

張哈叭：來了來了——喝，活了？

張老奶：（虛弱而又驚駭地）啊？這是哪兒？你們，你們都是誰呀？

（又倒了下去。）

武安：老奶奶，你醒過來啦，你先多歇歇吧。（接過張哈叭的水）你

先喝點水！

張老奶：（喝）啊，勞駕勞駕，謝謝你們。

華小英：（拿條被子跑出來一看）啊？活了？（反而不敢蓋上去了，怔

住）俞潔，你給她蓋上吧。

（俞潔接過蓋上）

武仁傑：現在可以給她點稀飯吃了吧。

俞潔：對了，她一定是餓壞了。

華光明：我來拿。（進去）

（大家反倒不知道說什麼好，都在竊竊議論）

張老奶：你們，你們這兒是……

楊新明：老奶媽，你先歇會吧。你餓了吧。

俞潔：你喝點稀飯吧。

華光明：（端了一碗出來）來了來了，有點冷了。

張老奶：（接過來）成，成，真好，我已經兩天兩夜沒沾一點東西了，

（喝）唉，真好。

俞潔：老奶媽，你慢慢喝，喝完了我們還有呢。

（張老奶媽大喝，大家看着她）

張老奶：（忽然停下來）你們這兒是不是歸日本鬼子管呀？

楊新明：（摸不着頭腦）啊？怎麼？

張老奶：你們這兒有沒有日本小鬼呀。

楊新明：沒有呀。

俞 潔：老媽媽你問這個幹嗎呀？

張老奶：唉，沒有就好了。（又喝）

（大家又竊竊私語：「日本鬼子，」，「什麼日本小鬼」……）

武 安：老媽媽，你是從哪兒來的呀？你問日本鬼子幹嗎？

張老奶：（喝完了）噯！真是好，謝謝你們了。你們到底是，是怎麼回

事呀？

俞 潔：告訴你，我們都是翻了船，飄到這兒來的，在這兒過了有半年

了……

武 安：老媽媽，你先說說你是怎麼來的吧，我們的事多着哪，等會再

告訴你吧。

陳花紅、文梅、華小英等：對了對了，你說說，你說說……

張老奶：唉，說起來話長，——你們這兒是哪兒呀？

楊新明：我們也不知道這是哪兒，還是你先說吧。

俞潔：你還吃不吃稀飯？

張奶奶：夠了夠了，等等再吃吧。

好幾個人：快說啊，老奶奶，說呀……

張奶奶：我啊，我姓張，我的老伴兒，他叫張福興。我們是海邊上打魚的，大前天，（想）是大前天吧？屢，一清早，我們村子裏有十幾條船都放出海來打魚，誰知道剛一出海口子，就碰上一條日本鬼子的兵船，迎頭就衝我們放了一大砲，把我們的船一攔，就爬上來了五個小日本鬼，還有一個漢奸，逼着我們跟他們走，我的小兒子就跟他們打了起來，那哪兒打得過呀，就讓，就讓這些天打雷霆的鬼子，活活地給推到海裏去了……

（她流下眼淚，說不出話來了）

俞潔：老奶奶，你別太難過了，你身子不好……

張哈叭：老奶奶，你放心，我們來給你報仇。

陳花紅：你接着說嘛。

張奶奶：唉，你想我們還怎麼辦呢？只好逼着一肚子怨氣跟他們走了。

唉，真是老天爺有眼，我們走了不到一會，一下子海裏就起了風暴，那風暴可真大，整個天都黑了，大風一颳就颳了有好幾個時辰，把這十幾條船，跟鬼子的兵船，就都給吹散了，也不知道怎麼的，就給颳到這兒來了！唉！

武仁傑：老奶奶，真巧，我們也是給大風颳來的。

武安：你別打岔，老奶奶，現在怎麼就剩你一個人了？你那老伴呢，那些日本鬼子呢？

張奶奶：我也不知道了，我們那條船一下子撞在礁石堆裏，就翻了，我的老伴跟那幾個日本鬼子就都給摔出去了，我還在艙裏，就給扣在船底下暈過去了。也不知道過了有多少時辰，我慢慢地醒

了過來，天都快黑了，好容易我爬了出來，也摸不清東南西北，我瞎走瞎摸，爬了一夜，一個人也沒碰見，我的老伴他們也不知道哪兒去了，一直到今天早上，我又累又餓，一下子就暈了，沒想到……

華小英：怎麼，你都走到那棵槐樹那兒了，會還沒有看見我們這兒？

張奶奶：嗨，走到那棵樹下，我早就累慘了，什麼都看不見了。

文梅：真巧，要不是我們去挖菜，真不知道得什麼時候才看見呢。

張奶奶：是啊，要再多待會，我怕就活不過來了，真得謝謝你們！

武安：老奶奶，你們船翻的地方是什麼樣子，你還記不記得？

張奶奶：這個——我記不大住了，反正礁石多極了，地荒得很，我走了半天半天才看見樹木，哎呀，可真是把我累壞了！（疲倦地倒下）

俞潔：老奶奶，你進去睡一會吧，我看你是太累了。

張奶奶：沒什麼沒什麼；你們這兒倒到底是怎麼回事呀？怎麼一個大人都沒有呀？

華小英：嗯，我們這兒沒大人，都是小孩子。

張哈叭：（指華小英）都是小蘿蔔頭。

華小英：還有哈叭狗。

俞潔：我說給你聽啊，老奶奶，我們啊……

武安：俞潔，你還是扶老奶奶裏邊去輪會兒，順便把我們的情形說給她聽聽，你也休息休息吧。

俞潔：好吧，老奶奶，我們還是進去吧，你到裏面看看，舒服得很！

張奶奶：好吧，歇會也好。

俞潔：（扶起她）小英，你也進來陪着我們嘛。

（二人扶着張奶奶進去）

陳花紅：真怪，真會有人跟我們一樣；在海上遇見了大風暴，偏又都給

吹到這個荒島上來，說起來真叫人不相信。

文梅：可是它就真有嘛，你有什麼辦法。

張哈叭：這就叫：「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呀！（搖頭槐

聯）

楊新明：這老奶奶也真可憐，好好的一個家，一轉眼就家破人亡了。

武仁傑：兒子死了，老伴也丟了，——噫，我看她那老伴說不定也死了

呢。

張哈叭：都是日本鬼子！小日本鬼！

文梅：我們還不也是日本鬼子給弄成這樣的。

張哈叭：打呀，打日本呀，抗戰到底！（自己鼓掌）

華光明：喂，那幾個日本鬼子不曉得還活着沒有？

陳花紅：怎麼？

華光明：要是那幾個鬼子還沒死，還在這個島上，那我們不就麻煩了？

張哈叭：那怕什麼，鬼子來了，打就是了！

楊新明：哪兒那麼容易。這真是個大問題，我們得好好想想，可是，怎麼辦呢？

武仁傑：照剛才張老奶奶那麼說：那幾個鬼子給摔出來了，可是等她爬了出來又沒看見，那一定是還沒死，準還在這個島上。

文梅：這不糟糕，這不糟糕了？……

張哈叭：趕緊把槍拿出來吧，防備着點。

華光明：從現在起我們可不要亂跑了。

文梅：進去吧，我們現在就都到洞裏說吧。

武安：新明，我看我們這兒當然得小心提防着點，可是現在頂危險的是杜番他們，你沒聽張老奶奶說他們翻船那地方嗎？

楊新明：怎麼，那地方……

武仁傑：哦，我想起來了，張老奶奶說他們翻船的地方礁石很多，是一

片荒地，那一定就是老虎洞那一帶，上回我們去探險，我記得的，還有，哈叭也去的吧？

張哈叭：對了對了，一定是那兒，我走過兩回，一定是老虎洞。

武安：你們想，那些日本鬼子一定還在那一帶轉，現在杜番他們又正往那邊去，要是萬一碰見了……

華光明：我看一定會碰上。

文梅：這怎麼辦呢？這怎麼好呢。

陳花紅：那他們一定會跟鬼子打起來。

張哈叭：可是那一定是打不過鬼子的呀。

武仁傑：可是那一定是打不過鬼子的呀。

楊新明：可是，怎麼辦呢？——難道我們去把他們四位請回來？

（大家怔想）

武安：嘿，我想必須要把他們找回來。

文梅：可是他們會肯麼？

武安：我想我去找他們，也許……

陳花紅：你去，他們更不肯回來了，你想杜番……

武安：不，我去求他們嘛，他們要是知道了有日本鬼子，那準會……

華光明：我看杜番要是知道了有日本鬼子，他一定更不肯回來了。

武仁傑：那就算是爲了救我們，也該回來呀。

楊着明：武安，還是我去吧，好不好？

武安：不，我想只有我最合適。

武仁傑：哥哥，我陪着你去！

陳花紅：我也要走，老虎洞我還沒去過呢。

張哈叭：沒去過你瞎叫什麼，武安，我得去，我認識那條近的小路，杜

番他們一定走的遠路。

陳花紅：我也得去。

張哈叭：你們女人家，怎麼能去！

陳花紅：女人家怎麼？許你去不許我去？

武安：花紅，別鬧了，我看人多了反而麻煩，就是我弟弟，哈叭狗跟  
我，我們三個人去吧，你們說好不好。

楊新明：武安，你們什麼時候動身？

武安：馬上就走！

武仁傑：我進去收拾東西去。（下，張哈叭跟下）

武安：家裏這邊也得準備準備，防備一下。

楊新明：是啊，這邊你交給我們來弄吧。

武安：可真得當心點，花紅，小英你們可別亂跑了，外邊的東西收拾  
進去吧。

陳花紅：知道，你放心，沒錯兒。

文梅：華光明，我們現在就來洋拾吧。

華光明：好，花紅，來。

（他們忙忙地收拾東西，武仁傑、張哈叭拿了三桿小槍，一袋子乾糧出來）

武仁傑：哥哥，好了，走吧。

張哈叭：給我桿槍。花紅，再見了啊，去了！

陳花紅：死哈叭狗。

武安：好了，大家在家裏當心啊，再見再見！

留在家裏的人：再見再見！走好啊！當心！……

（武安等三人大踏步走出，衆人揮手相送）

閉幕，第一幕完。

## 第二幕

荒島的東邊，也是一個岩洞的門口，然而却與第一幕的洞門口大不相同，是非常的荒涼，蕭條，乾枯，空寂。到處除了奇怪而可怕的礁石外，任什麼也沒有。礁石是斷斷續續一路連出去，一直伸到海裏，遠處濤聲澎湃，久久不歇。

時間是第一幕第二場當日的黃昏時分，天上已經沒有太陽，陰雲四合，滿天都是灰沉沉的顏色，海風狂吹着，電光閃閃，雷聲隱隱，整個天色正好跟地面的灰黯怪祕相調合。

開幕時舞台上只有漢奸鍾國仁一個人在場，他像在看守什麼，一個人閒得無聊，在洞門口來回地踱着，時或看看天

色，時或低頭沉思，不知道在想什麼。過了一會，他找一塊大石頭，坐了下來，靠住身子，打起瞌睡來。

忽然，他好像聽見了什麼，猛地跳了起來，向一條路上瞬目眺望。看不大清楚，又往前走兩步，仔細地看，滿臉疑惑之色，一下子看清楚了，大吃一驚，回身想跑，却又停住，轉過身又向路上打量打量，定了個主意。四面一望，找了一塊大石頭，一縱身躲了起來，嘴裏滿意地發出低低的哼聲。一會，外邊足聲雜沓，有人「噫——噫——」地哼了過來。慢慢，杜番帶頭，後面跟着王老么，張家驥，最後唐仁柱着一根樹條，一跛一跛地哼着，跟了進來。

王老么：（向唐仁）好了，好了，可到了，唐老爺，用不着再抱怨了吧。

杜番：喝，居然趕到了，天還沒黑，

唐仁：（一下子倒在石頭上，搥腿）哎呀，我的媽呀，這條路有這麼遠呀，真沒想到。（打量）噢，就是這麼個破洞呀，怎麼什麼都沒有，這不得從頭弄起了嗎？

杜番：怎麼，你不願意幹是不是？告訴你，你可別想偷懶。

唐仁：就是就是，不偷懶，（摸腿）哎呀，我的小腿兒呀，今天可把你累慘了，呵——（一個哈欠）

王老么：糖人兒啊，我看你還是回去睡覺去吧，真沒用，走了這點路，就哼呀，哈呵地，怪不得張哈叭管你叫少爺，我看，簡直是老爺！

張家驥：哼，王老么，你別儘說他，誰能跟你比呢，你生來就是兩條奔命的腿嘛！

王老么：噯，不管奔命不奔命，反正比你們能走路，你就比不過。

杜番：好了好了，少說兩句吧，看你們一路，噯哩咕嚕，噯哩咕嚕，

沒個完，毛病！

張家驥：我可沒說什麼，都是王老么引的頭，什麼都不懂，偏愛亂說。

王老么：好好，我不懂，你懂，你帥氣！

唐 仁：糟糕，我的脚上起了泡了！（一摸）哎喲——，好痛！

杜 番：真沒用！怎麼擡的，我告訴你們：今兒我們頭一天出來，你們

可不能給我洩氣，我們得好好地跟武安他們比比，看到底是誰

成，我就不信只有武安配當洞長！

王老么：對！咱們得好好幹幹！別歇了，就動手做吧，我看先得把這洞

門口收拾收拾。

張家驥：怎麼先收拾門口呢，當然先得整理洞裏頭啦，是不是，杜番？

唐 仁：天都快黑了，明天再收拾吧，我實在沒勁了，這兩條腿酸呀，

酸得就像在醋缸裏泡了似的！

張家驥：你也少囉嗦吧，再不做天黑了，睡都沒法睡了，

唐仁：那就早點睡吧，（一個呵欠）是真睏了！

杜番：你別這麼洩氣好不好？起來起來！

唐仁：好好好好，我起來，（剛一站起，又跌下去）哎喲，不成，這腳實在疼，實在疼！

杜番：（狠狠地嘆一口氣）唉！

王老么：杜番，我說我們還是得先收拾外邊，你總得先搭個灶呀，是不是？

張家驥：今天又用不着煮飯了，這麼忙搭灶幹什麼？牀總得先鋪呀，不然睡什麼。

王老么：牀有什麼好鋪的，被窩一打開不就完了。

張家驥：那灶更不必急了，真是莫明其妙。

王老么：你當搭灶容易哪？你現在不就搭灶，明天早晨可來不及呀。

張家驥：來不及就先吃乾糧，怕什麼。

唐仁：噯，我說不管搭灶，鋪牀，都不好，還是先吃點東西吧，餓懷了！

王老么：去你媽的，你死去吧！我說還是先搭灶！

張家驥：我說還是先鋪牀。

王老么：搭灶！

張家驥：鋪牀！

王老么：老子偏要搭灶。

張家驥：老子偏要鋪牀！

杜番：呵呵呵，有什麼好吵的！煩人！真麻煩！

王老么：杜番你說說：還是鋪牀要緊，還是搭灶要緊？

張家驥：當然鋪牀要緊。

王老么：當然搭灶要緊。

張家驥：我不管，我這就去鋪牀。

王老么：杜番，我們來搭灶。

杜番：他媽的，都要緊都要緊，隨你們的便，愛幹什麼就幹什麼，成  
了吧？媽的，

唐仁：怎麼，不吃點東西就幹呀？你們真不餓？

杜番：吃吃吃，我的唐老爺，你要吃你就去吃吧！媽的這個，這個頭  
兒真不是人幹的。

張家驥：糖人兒，幫我把這個鋪蓋卷抬進去。

唐仁：我站都站不起來，還抬鋪蓋卷呢！你找王老么嘛。

王老么：我才不抬呢，老子自己來搭灶，（搬石頭，搬不動，）媽的這石  
頭好重，怎麼就沒有小石頭，都是這麼大塊，糖人兒！（要叫他  
幫忙）你——去你的——媽的你倒舒服，老子也歇會，不做了！

張家驥：見鬼，我憑什麼一個人做，要歇大家歇！

（大家都坐下來休息了，什麼事也沒做）

（停了一下，）

杜 番：媽的你們都是什麼毛病！（竭力按住自己的性子）今兒是頭一天哪！我看回去算了！

（誰都沒聲氣）

杜 番：告訴你們不要洩氣不要洩氣，偏洩氣！讓武安他們聽見了，丟不去臉！媽的，連武安他們都賽不過，還想打日本鬼子？算了吧！

（大家都沒敢開腔）

（忽然，唐仁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杜 番：你笑什麼？

唐 仁：我想要是憑我們這個樣子去打日本，就是我們這四塊寶，那，

輩敗無疑！

杜 番：（也覺好笑）他媽的，又洩氣！

（王老么，張家驥也笑了）

杜 番：好了好了，不許再吵了，做事做事。

張家驥：做事做事，快點吧，天說不定會下雨！

王老么：這天，別看打雷打閃，下不下來的。

張家驥：那說不定。

王老么：噯，我就說準不會下！你敢打賭？

張家驥：好好好，就算你對，不必打賭，省得又吵架！

王老么：（笑了）媽的，小子沒種！

唐 仁：又扯淡了，你們嚷了半天，倒是做呀！

杜 番：喝！糖人兒居然說起人來了，不得了！

唐 仁：我是說你們快點做，做完了我好吃東西！

張家驥：噢，「我們」快點做，「你」好吃東西？

王老么：做吧別理他！這個，到底先做什麼呢？

杜 番：隨便做什麼都成，別閒着！

張家驥：我說杜番，是得訂出些規矩才好，做事也得有個計劃，這麼各人做各人的，多亂！

杜 番：訂什麼規矩呢？

唐 仁：我不贊成訂規矩，本來我們就是因為武安他們規矩太嚴了，才出來的；要是剛一離開那些規矩，又碰上了這些規矩，那怎麼成。

王老么：可是沒有規矩你就好偷懶不做事了！你個死糖人兒！

唐 仁：我，我是腳疼呀！

杜 番：算了吧，規矩過幾天再說吧，太麻煩。

張家驥：那現在做事最少總得個計劃呀，到底是先搭灶還是先鋪牀，說定了大家一起做，又快又省事，多好。

杜 番：好好，你說呢？先做那個？你派吧。

張家驥：好，我來派；我說我們先一起鋪牀，牀鋪好了再一起搭灶，搭灶完了就吃晚飯，然後就睡覺，這多好。

王老么：又是先鋪牀……

杜 番：成成，就這麼辦，王老么，你少說，做！（大家正要把行李往洞裏搬，忽然遠遠一聲槍響）

張家驥：槍響！

（大家呆住）

杜 番：這是哪兒放的？

唐 仁：怪了，誰放的槍？

王老么：去看看去。（要走）

張家驥：嗯，我明白了，這一定是武安他們玩的花頭。

王老么：屢，一定是他們吓唬我們的，他媽的！

唐 仁：這真無聊。

杜 番：不理他們，我們來搬東西。

張家驥：撥身搬呀。王老么，來，幫我抬。

王老么：糖人兒呢？你閒着？

唐 仁：王老爺，你怎麼吃定了我了？我真是腿疼，要不是腿疼，孫子

不跟你賽一賽！

王老么：呦呦呦，喝！

杜 番：好吧好吧，你去當孫子吧，我們來抬。

（他們三個抬起行李卷，走向洞門口）

（順着他的手指看過去，洞口角上堆着一些東西，都是人用的

東西。）

杜 番：這是什麼？

（他們放下行李，走過去看）

王老么：（翻）斜皮帶、水壺，漁網……

杜 番：這兒會有人？

王老么：我進去看看。（他跑進洞去）

杜 番：怪了，這是怎麼會事？

唐 仁：會不會也是武安他們搗的鬼呀？

張家驥：那怎麼會，你真能想。

杜 番：（又翻東西）這些東西還都挺新，不像是從前留下來的呀。

（王老么跑出來）

王老么：真怪，裏邊沒人，可有兩牀破被蓋。

杜 番：這是怎麼回事，剛才那一槍一定跟這些有關係。

張家驥：我看一定有人。

王老么：走走，去看看去，到槍響的那一帶去找找。

張家驥：怎麼樣？杜番？

杜 番：也好，去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唐仁：你們去吧，我可不去。

王老么：你這傢伙，又來了，這是大家伙的事情！

唐仁：我實在是走不動呀，讓我歇會吧。（忽然理直氣壯）屢，我在這兒可以看着這些東西呀。要是都走了，萬一有人來偷東西，那……：

杜番：對對，有理，你就留在這兒看東西吧。當心點，我們走了！

王老么：唐人兒，你可不許偷吃東西嘍！

唐仁：沒關係，吃不了多少，你去吧。

（他們三人各自拿了槍從一條路匆匆下去，一直躲在石頭後面的鍾國仁等他們走後，猶豫一下，也潛行跟蹤而下。場上只有唐仁一人了，他勉強地立起身來，把東西都歸到一起，四週看看，摸出點東西來吃，吃得津津有味，接着一連打了幾個哈欠，站起來抖抖身子，看看四週）

唐仁：唉，哪兒會有人來偷窺，（又一個哈欠）呵——誦死了，還是進去睡會吧！

（搖搖幌幌地撞進洞裏去了）

（雷，電早已停止了，只是風還在不斷地尖聲地吹着，天上依然是陰沉沉的，不多久之後，有腳步聲傳來，「誇啦，誇啦」的大皮靴聲越來越近。終於，從與杜番他們下去的路相反的一條小路上，走進了日本兵五條，拖着槍，穿着破軍服，無精打采，唉聲嘆氣地走着，一個兵的槍上，吊着一條小野兔子；最後的一個日本兵，却拉着一個中國的老頭，有五十來歲，穿得與張老奶奶差不多，滿臉鐵青，肚子悶氣似的，跟在後面。進來後，各人找了一塊石頭坐下，根本沒想到會有人，所以也沒有注意到杜番他們的東西。

日兵甲：唉，又是沒有！

日兵乙：看樣子，這兒準是個沒有人的荒島！

日兵丙：我早就說這是荒島，你們不信嘛。

日兵丁：這怎麼辦呢？

日兵甲：我看還是得走遠點，不會沒有人的。

日兵丙：一定是沒有人，要有人，這裏一定也會有的。不然我們這兩天也會碰見的。

日兵戊：這麼天天亂跑是毫無用處的，最好還是在這海邊上守着，也許有走這兒路過的船。

日兵乙：那個得守到哪天，豈不要餓死了。

日兵丁：（指張老頭）我看還得問問他，他們常常打魚，應該知道的。

日兵戊：喂，張老頭，這裏到底是什麼地方呀？

張老頭：這兒是中國地方。

日兵戊：我問你這裏叫什麼名字，爲什麼沒有人？

張老頭：我不是早就告訴你們了：我不知道。

日兵丁：混蛋，你一定知道，說！

張老頭：不知道！

日兵甲：（軟的）你不說出來，那我們找不到人，不但我們要餓死——

我們餓死沒關係，你可也是活不了！

張老頭：沒關係，我陪着諸位一塊死就是了！

日兵乙：不要問他了，支那豬！

日兵戊：要不這樣，我們每天輪流出去三個人探險，這兒留兩個人在等

船。

日兵甲：這也是個辦法，我就不相信這兒沒人。

日兵丙：我看頂好的辦法還是修船，那條船壞了沒多少，想法把它補一

補，豈不比瞎等瞎找強些。

日兵乙：當然要能把船修起來最好了。

日兵戊：說得容易，工具呢？拿什麼修？

日兵丙：這不只有等死麼？

日兵甲：我相信只要把這一島到處都走到了，一定會有人。

日兵丁：不管怎麼樣，決不能在這兒瞎等，那真是要餓死了。

日兵戊：對了，我們的糧食呢？還夠幾天吃的。

日兵甲：咦，那個鍾，老鍾呢？他看着糧食的。

日兵丙：他剛才留在這兒的呀，一個人又跑到哪兒去了。

日兵丁：（叫）老鍾，老鍾——！

日兵戊：一定躲進去睡覺了，偷懶。

日兵甲：支那豬真靠不住。

日兵乙：叫他出來。

日兵戊：我來，（他走進洞去）

日兵乙：糧食大概沒多少了，也就夠兩三天吃的吧。

日兵甲：吃完了怎麼辦呢？

日兵丙：這倒好辦，（指着打來的兔子）喏，可以打小野獸，吃肉。

日兵丁：對了，這個東西弄一弄今天就吃了吧。

日兵乙：唉，剛才真該多打幾隻的。

（忽然日兵戊神色倉惶，從洞裏逼着口氣逃了出來）

日兵戊：（氣音）喂喂，有人！真有人！

日兵甲：什麼？

日兵乙：老鍾——

日兵丙：有人？這——

（四人湊上去）

日兵戊：（喘着氣），洞裏有個人，在睡覺，不是老鍾，認不清，吓我

一跳。

日兵丁：進去看看。

日兵甲：那這週圍一定還有人。

（衆兵鬼鬼祟祟地四面張望）

日兵丁：（一下發現了杜番等的東西）哈！瞧！那是誰的東西？

（衆人擠過去翻看）

日兵戊：啊，東西還真不少，不止是一個人的。

日兵甲：我早就說一定有人，一定有人……

日兵乙：現在怎麼辦呢？

日兵丙：去把那個人逮出來。

日兵戊：對，拿繩子把他綁起來。

日兵丁：是不是支那人？

日兵戊：大概是，走，綁去。

（他們留下一個看着張老頭，其餘的一擁進去，少頃，便把唐

仁一邊綁着一邊抬了出來，唐仁半醒不醒，一路叫着。）

唐 仁：啊？啊？幹嗎？哎呦哎呦……

日兵甲：啊——，是個小孩子！倒把我們吓了一跳！

日兵乙：真怪，他怎麼跑進洞裏來的？

唐 仁：你們，你們是——爲什麼把我捆起來？

日兵乙：小支那豬，你是哪兒來的？

唐 仁：啊，哦，噢——你們是，是日本鬼子呀？

（大怕）啊？——（大叫）杜番——

日兵丁：（按住嘴）不許叫！

日兵甲：聽見沒有，他在叫人，一定離這兒不遠。

日兵戊：我問你，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還有些什麼人？有多少？老老

實實地說。

唐 仁：我，（吓呆了）我不知道，放開我，放……

日兵乙：（他在翻那些東西）嗯，沒有幾個人，看這些東西，頂多是四

五個人用。

日兵丙：可是那幾個現在在那裏呀？

日兵戊：我有辦法叫他們來——

日兵甲：什麼辦法？

（日兵戊拿起槍來向天就放了兩槍，衆兵一驚。）

日兵乙：你這是作什麼？

日兵戊：叫那幾個來呀！

日兵丙：他們聽見槍還會來呀？

日兵甲：這也不錯，這也不錯，會來的。

日兵丁：來了怎麼辦呢？

日兵戊：來就來好了，怕什麼。

日兵丙：那要打起來豈不糟糕。

日兵戊：他們決不敢打，（指唐仁）喏，他在我們手裏。

日兵甲：喂，小朋友，你們一共有多少人？

唐 仁：我們，我們一共有多少人？

日兵丙：馬鹿，一個死豬。

日兵乙：（還在翻東西）哈！吃的東西！不少哪！（聞一塊肉）噫？這

是什麼肉？好香，好香，還有烤地豆，不錯不錯，來，吃點吃

點。

日兵戊：我來點，好吃不？

（衆兵分而食之，滿意之至）

日兵甲：哦，開個老鐘呢，還是沒找到呀。

日兵乙：會不會給那些人逮去呀？

日兵丙：說不定，說不定。

日兵戊：也許會偷跑了吧？支那人靠不住的很。

日兵丁：那大概不會。

（忽然鍾國仁飛快跑上，把衆兵吓了一大跳）

日兵甲：啊？什麼事，你——

日兵乙：哦，原來是你，這麼急地跑什麼？

鍾國仁：你們回來啦？看……

日兵戊：你跑到那裏去了？這麼半天？

鍾國仁：有人了，你們看見沒有？

日兵丙：哼，還用你說，大驚小怪，（指望）看！

（衆兵鬆了下來）

鍾國仁：呦，逮到了？就這一個？

日兵甲：沒叫你出去你爲什麼要亂跑？

鍾國仁：是是，可是還有人哪，你們知不知——

日兵丁：當然知道，還有四五個吧？

鍾國仁：不，只有三個。

日兵丁：你看見的？

鍾國仁：我剛才一直偷偷地跟着他們的。

日兵乙：跟着他們？他們到哪兒去了？

鍾國仁：他們聽見你們放了一槍，就去找你們去了。

日兵戊：剛才我們這兒又放了兩槍，他們聽見沒有？

鍾國仁：聽見了，他們現在正往這裏來。

（衆兵又一驚）

日兵甲：啊？來了？

鍾國仁：噫，來了，我是趕先一步先來告訴你們。

日兵戊：怎麼樣，這辦法多好！

日兵丙：那現在怎麼對付他們呢？

日兵乙：（向鍾）都是些什麼人？

鍾國仁：都是些小孩子。

（衆兵又是一鬆）

日兵丙：噢，小孩子！這就不怕了。

日兵戊：我們還是先躲起來，看看他們的情形。

日兵甲：也好。

鍾國仁：（指遠處）看，那不是，來了！

（衆兵又是一驚，跑去）

日兵戊：快躲起來，快躲起來。

日兵丁：（指唐）這個傢伙？

日兵乙：帶走，帶走。

日兵丙：分開藏，槍，繩子都預備好了。

（他們抬着唐仁，拖着張老頭分散而下）

（台上一空）

（忽然張老頭跑上，後面日本乙追着）

日兵乙：死豬，你哪兒跑，回來！（一把抓住）

張老頭：（故意大聲）怎麼，你們日本人不講……

日兵乙：（按住嘴，拳打腳踢）混蛋，你叫！

張老頭：（大叫）哎喲，日本鬼子……

（日兵丙也上來幫忙，硬把張老頭給拖了下去）

（台上無人，然而空氣緊張）

（杜番，王老么，張家驥上）

杜番：咳，糖人兒呢？怎麼沒影了？

王老么：到底是誰放的槍呀？

張家驥：真是莫明其妙。

杜番：怪，糖人兒死哪兒去了？

張家驥：他脚疼，跑不動呀？

王老么：啊，我知道，誰是進去睡覺了！

杜 番：噯，這倒也許！

王老么：媽的，走了不到四十里路，就倒下來了，真是不中用。

杜 番：可是槍是誰放的呀？

王老么：等會再說，先把死糖人兒拉出來問他。

杜 番：也好。

（三人走向洞口，忽見地上的谷亂的東西）

杜 番：（指地上）這是怎麼回事？誰弄的？

王老么：準是糖人兒偷吃的。

張家驥：（審視）不，他吃不會弄這麼亂的，而且也不會吃這麼多。

王老么：不管，還是先去叫糖人兒！

杜 番：你們倆去吧，我在外邊看看。

王老么：好：（叫）糖人兒，糖人兒，你個死東西……

（二人一路叫進去，這裏杜番滿臉疑惑，四處張望，發現了地

上一些脚印，連忙扒下來仔細看，王老么張家驥緊張地跑了出來）

張家驥：沒有，裏頭沒有。

王老么：這傢伙，跑那兒去了？

杜 番：這真是怪了，（指脚印）你們看，脚印子，這麼多。

王老么：什麼人的脚印子？

張家驥：那這兒一定有人了。

王老么：什麼人呢？

杜 番：可是糖人兒又沒了？

王老么：槍聲也不知道是誰放的？

張家驥：我們的東西也給弄亂了！

杜 番：怪，真怪！

張家驥：真叫人莫明其妙。

王老么：媽的，真是活見鬼。

（疑雲重重，三人茫然）

杜 番：我來叫叫看，（他跳上一塊大石頭，大叫）喂，有人沒有？有

人沒有？

（一靜，沒有回聲）

（王老么，張家驥也跳上石頭，三人一齊大叫）

三 人：喂，有人沒有？有——人——沒——有——？

（萬籟寂寂，毫無反應）

張家驥：（失望地）沒有人。

杜 番：怎麼會沒人呢？明明該有人呀。

（三人窮目力所及，四處張望）

王老么：（似乎看見一樣東西）喂，來看，那是什麼？那個，那個長長

的……

張家驥：像是個船。

杜 番：船怎麼會那樣？

王老么？不是船不是船。

張家驥：是船，一定是，你沒看，那是翻過來了。

杜 番：嗯，嗯，對對，是船。

王老么：媽的，這兒亂的還不夠，又出一樣東西，

杜 番：我去看看去！

王老么：我也去。

杜 番：你們別去了，在這兒守着吧，回頭又出毛病，——把東西收

收拾。

（杜番奔下，王老么張家驥也跳下地來）

王老么：我可真是糊塗了，又像是有人，又找不到人，又有人的東西，

可又沒有人守着。

張家驥：笨貨，我想一定有人，——就是那船上的，剛才在這兒看見我們的東西，現在去找我們了。

王老么：那他放槍幹嗎？會是把糖人兒給打死啦？

張家驥：噯，說不定。

王老么：哦，會不會糖人兒他跑回去了，到武安他們那兒去了？

張家驥：那怎麼會，這幾十里路他跑的動呀。

王老么：媽的，這點東西都請了客了，我現在倒餓起來了。

張家驥：倒壽，我早就餓了，（找）噯，還有一點兒，吃了吧。

（二人找着吃）

（日兵甲，乙，丙持槍偷偷地爬上，後面，鍾國仁拿着繩子跟隨着）

王老么：喂，那要真是個船倒也不錯，不管有人沒有，咱們就能回去了。

張家驥：回哪兒去？武安他們那兒？

王老么：怎麼回他們那兒，我是說離開這個荒島。

張家驥：那要真走，也得叫武安他們，到底都是一塊兒共患難的。

王老么：對了，憑良心說，武安除了管的太嚴，旁的也沒有什麼，可就  
是那嚴得受不了。

張家驥：哼，我看我們這兒也住不長，一個人一條心，什麼都憑着自己  
高興，那怎麼成。

王老么：這個可不，當——（忽然看見人影閃動）有人！（一下看見）  
你們是……

（他話沒說完，三個日本兵猛撲了上去，二人來不及抵抗，稍  
一掙扎，就被捺住。鍾國仁上來綁住了，日兵丁，戊拉着張老  
頭，拖着唐仁也跑了上來）

王老么：你們這是……

日兵戊：逮住了吧？好的好的，真容易。

張家驥：啊，你們是，日，日本兵？

王老么：你們憑什麼綁我們，放開。

日兵甲：不許叫！

張家驥：（見到唐仁）唐仁——你——

（唐仁嘴被堵住了，說不出話）

（日兵乙，丙搜他們身上，搜出了子彈等）

日兵乙：啊哈！子彈！軍火送來啦！

日兵丙：不錯不錯。（乙，丙大笑）

日兵戊：噓，輕點，還有一個沒回來呢？

王老么：（大叫）杜番——

日兵乙：（一把按住）混蛋，你叫！（一個耳光）

日兵丁：把嘴堵上。

（乙把王老么嘴給堵上了）

日兵戊：來了，來了，那個來了。

日兵甲：槍拿好！

杜番：（在遠處叫過來）老么，是個好船，只要修一修就……

張家驥：（大叫）杜番！不要來，這兒有——

日兵丙：（一拳把他打到地上）不許叫，混蛋！

杜番：（走近了）啊？張家驥，你說什麼？（上，一眼看到三人被綁

着）啊？你們……

日兵甲：站住，不許動！（拿槍比住。）

（戊跟上來就要綁）

（杜番四邊一看，明白了一切，冷不防一巴掌把日本兵甲的槍打掉，一拳打歪了日兵戊，回頭就跑，却正碰上了日兵丁，一把抱住，在地上滾了起來，杜番猛地抹住了日兵丁的喉嚨，自

己却不被甲攔腰抱住，他放開手，轉身向甲一頭頂過去，甲向後踉蹌一退，戊正好趕了上來，三個兵跟杜番一場大戰，好容易才把杜番捉住，結結實實地捆滿了全身。

日兵丁：（摸摸喉嚨）好厲害，好厲害，這個狗！真兇！

日兵乙：看看還有人沒有了？

日兵丙：沒有了，沒有了。

日兵戊：這可不能大意，他們一定還有不少人沒出來。

日兵丙：拿過來盤問盤問。

（鍾國仁把杜番推了過來）

日兵乙：支那狗，你們是什麼人？從哪兒來的？

杜番：日本狗，你們從哪兒來的？

日兵乙：混蛋，我問你！

杜番：你才混蛋！

日兵戊：不要問這個瘋狗。（指王老么）那個。

（王老么給推了過來，嘴裏的東西拿掉）

日兵丙：你說，你們是什麼人？家在哪兒？

王老么：（瞪着他，不答，突地一口吐沫唾過去）

日兵丙：（一巴掌打過來）混蛋，支那豬！死你！

日兵戊：（指唐仁）還是問這個吧，這個老實點。

日兵甲：你們過去，讓我來問，（指張家驥）這兩個一起來吧。

（這時神不知鬼不覺地，武安，武仁傑同張哈叭上來了，他們大約已經聽到這兒有人，所以是偷偷地上來的，日兵絲毫不覺得，但武安看他們人多，也不敢就動手，只好先躲在旁邊偷偷

聽着）

（唐仁，張家驥給推了過來，唐仁嘴裏的東西也給去掉）

日兵甲：喂，支那的小朋友，你們好好說，皇軍會優待你們的。老老實

實地說；你們是什麼地方來的？你們的家在哪裏？還有些什麼人？那個「武安」什麼的是誰？

張家驥：不知道！

日兵甲：噯，這樣不好，（向唐仁）我看你頂好，你說，說了我就放開你。

唐仁：我，我，我也不知道。

日兵甲：唉，小朋友，說謊話是不好的嘍。說嘛，說了我就放開你，讓你自由。

唐仁：讓我自由？

日兵甲：噯，讓你自由，隨你到什麼地方我都不管你。

日兵戊：來，你看，我先把你腳上的繩子給解開。

唐仁：不管我？——

王老么：糖人兒，別上當！

日兵乙：（打他）要你多嘴！狗！

日兵戊：別聽他的，你好好說，慢慢說，家在哪兒？還有什麼人？

唐 仁：我，我不知道。

日兵甲：（翻了臉）混蛋，不識抬舉！

日兵乙：跟他們本來甲不着客氣！（向丙）來！（他們一人拿住一個）

說不說？不說可不饒你們了！

（二人不响）

日兵丙：混蛋！（他們把唐仁，張家驥用力捺跪倒，把頭搬向後）說不

說？那個「武安」是誰？在哪兒？

唐 仁：哎喏，哎喏……

日兵乙：（拔出刺刀來，丙也同樣）說不說？不說可刺了！

日兵丙：（把刺刀貼到脖子上）快說！

唐 仁：哎喏，哎喏……



王老么：糖人兒！別洩氣！

日兵戊：快說，不說就得死！

日兵乙丙：說！

唐仁：（喘了半天，終於豁出去了，大叫）我不知道！我不說，

（五個鬼子吓怔了）

（海濤在咆哮，海風在尖呼）

（突地日兵乙，丙，拿起槍，嘴裏罵着，拉開保險。就向他們  
瞄準，這邊武安也舉起槍，瞄準日兵）

日兵甲：喂喂，不要放。

日兵丙：作什麼？殺了算了！

日兵甲：說不定他們附近還有人，聽見了麻煩！

（二兵把槍放下）

日兵戊：那我們現在做什麼呢？

日兵丁：去找他們的家，那個「武安」什麼的。

日兵乙：怎麼走呢？

日兵甲：你沒聽見剛才他們說嗎：「走了不到四十里路。」可見一定是我們沒找到，我看這樣好了：我們立刻出發，去找他們的家。

日兵丙：可是何必立刻就出發呢，今天晚上說不定會下雨，明天早上去好了。

日兵丁：不會下的，你看月亮都快出來了。

日兵甲：我說立刻就出發，因為要是有四十里路，那我們就可以在天亮以前找到，那麼就可以在他們沒起來之前，先看看形勢，到底有多少人家，怎麼對付。

日兵乙：你有什麼把握能在天亮以前找到呢？

日兵戊：這個，我們可以按着他們一路來的腳印子，留下的記號找回去呀，又有月亮。

日兵丁：好的好的，那我們就出發吧。

日兵丙：這幾個東西怎麼辦呢？

日兵乙：（拿槍）打死算了。

日兵戊：還留一下吧，先扔在這洞裏餓他兩天，萬一我們找不到地方，還是得逼他們。

日兵丙：那豈不是得留一個人看着？

日兵戊：這樣吧，你們幾個人去找，我留在這兒看守，這兒這麼許多東西，本來也得人看着。

日兵甲，我們這樣好了，不管成功不成功，三天之內一定回來。

日兵乙：那麼就走吧！

張老頭：你們去吧，我不走了。

日兵丙：喂，爲什麼？走！

張老頭：我走不動嘛，跟你們一天跑到晚……

日兵甲：少廢話，走！

張老頭：我也留着給你們看東西好了。

日兵戊：要不要，留在這兒又出什麼花頭。

張老頭：我不願意走了。

日兵丁：喝，你不願意走，說倒好。

日兵乙：（令鍾）拖着他走。

（鍾國仁來拖張老頭）

鍾國仁：走吧走吧，張老頭，何必自找苦吃呢。

日兵丙：使勁拉呀，混蛋，過去，我來，（拉張老頭）走，走！混蛋！

（日兵甲，乙，丙，丁，鍾國仁，拉着張老頭，下。）

（日兵戊把滿地東西略爲收拾收拾，然後端了槍，來來去去地

踱着）

（月亮慢慢撥雲而出，青光瀉地，一片留靜）

杜 番：糟了，這一下武安他們怕要倒毒。

張家驥：真是，我們不該出來的！

杜 番：唉，還是武安對，就出來這麼一天，我才知道他做洞長是真不

容易。

唐 仁：後悔也晚了。——哎唷，我的腳，又疼起來了；哎唷！

王老么：咳，剛才你怎麼沒疼，沒叫？

唐 仁：剛才給吓忘了！

杜 番：唐仁這傢伙真沒用！……

張家驥：剛才我們要是不分開，一直在一塊，也不會這麼容易就被逮住

了……

（靜了一會，日兵戍端搶走向另一端）

王老么：喂，得想法子逃呀！

杜 番：當然，媽的，細得我好緊。

張家驥：老么，你慢慢蹭過來。

（王老么一點點一點點地往這邊蹭，却被日兵戊看見）

日兵戊：不許動！混蛋，你想幹什麼？

（他把衆人綁子都弄得更緊些，然後又端槍走）

唐 仁：唉，完了，完了！

王老么：媽的，又洩氣！

杜 番：別急，再想法子，非逃不可。

（大家不語，在想办法，忽然聽到遠處「汪汪，汪汪」地似有

狗叫）

王老么：（高起興來）喂，你們聽！

唐 仁：什麼？

張家驥：哈叭狗來了？怪！

杜 番：別響！

（又是狗叫三聲）

（日兵戊也聽得奇怪，駐足傾聽，又沒有了，他咳嗽兩聲，放大胆子，大聲地來回走）

（啾啾鬼叫）

（武安等三人慢慢爬上，圍向日兵戊）

王老么：（情不自禁。）哈——

杜 番：噓——

日兵戊：什麼？亂叫——

（三人一躍而出，搶掉他的槍，抱住他的腰，捉住他的喉嚨，  
按住他的腿）

日兵戊：啊！——噫——噫——……（毫無辦法）

王老么：好好！哈叭狗，使勁！抹死他！好！

張家驥：別這麼大聲，留神那幾個還沒走遠！

（日兵戊已被活活抹死，武安等鬆開手，趕過來把杜番等的繩

子解開）

王老么：武安，你們怎麼知道我們被鬼子逮住的？

唐仁：仁傑，謝謝你，謝謝你，（摸着繩痕）哎唷，好疼……

杜番：武安，你們怎麼來的。

武安：我們早來了。

張家驥：那你們是來——

武安：我們是來請你們回去，因為知道了島上有了日本鬼子……

杜番：我們當然回去，你們救了我們的——

武安：杜番，不要提這個，剛才的事，我們也是碰巧。我只是希望，

過去我們的誤會能夠去掉，我有許多不對的地方，我一定改過

，也希望你們能夠原諒……

杜番：武安，你還這麼說，都是我們的不好，都是我們的錯處，你不

說我們，反而……：

武安：好了，不說了，我們大家都改過。

杜番：武安，今天出來一天，我才知道做，做個領袖真不容易。

武安：不，不說了，不說了，你們今天也受夠了苦了。

杜番：（悲從中來，抓住武安的手，半天說不出話來）武安，你——

（他哭了起來，一把抱住武安）我，我真對不起大家呀！

武安：（也哭了）沒什麼，沒什麼，經過了這回事，以後我們團結得更緊些，不也是好事嗎！（他又哭又笑）不要難受，不要難

受！

張哈叭：（他倒看出趣味來了）嘻嘻，你瞧你們這兩條大漢子，會哭起

來了！嘻嘻……：哎喏，王老么！（哭腔）我的王老么，（一

把抱住王老么）你，你，你你你……：（哭狀）

武仁傑：哈叭狗，又鬧！杜番，哥哥，我們商量正經事吧。

武安：好了，杜番，過去的事我們一個字也不要提了，我們現在趕緊商量怎麼對付日本鬼子吧。我們家裏那邊，已經知道了有日本鬼子，所以我們這才來退你們的。

張哈叭：嘎，王老么，你們是怎麼碰上這些鬼子的？

張家驥：武安，家裏怎麼已經知道了有日本鬼子呀？

武仁傑：哥哥，那幾個鬼子已經去找我們了，我們還是快點回去吧。

武安：真的，快點回去，有話我們晚上說吧。

張哈叭：對了，真得快點回去，家裏儘是些女將，怎麼打得過鬼子。

張家驥：嘎，那些鬼子不也是走這條路，那我們不又得碰上了？

武仁傑：噢，這個，我們另外有一條小路，哈叭認識的，比你們來的路

還近些。

王老么：那就快點走吧。

張家驥：這兒的東西呢？

武仁傑：以後再說，回去要緊。

杜番：噢，武安，鬼子他們坐的船就翻在那邊，還滿好，修一修就可以用。

武安：哦，真的？

武仁傑：那我們可以回去啦！

張哈叭：走吧走吧，瞧你們囉嗦的。

唐仁：我，我怎麼辦呢？我的脚上滿是泡呀，哎喲………

武仁傑：這可怎麼好，一點都不能走啦？

王老么：這糖人兒，真麻煩！你剛才不是說給吓忘了嗎？你再忘忘看。

唐仁：可現在它不忘了呀，哎呀，哎呀………

武安：唐仁，你撐着點，我們扶着你，走走就好了。

王老么：哎呀，我的唐老祖宗，我來措你走。

唐仁：（一狠心）好，不用措，王老么，我走個給你看看！（他大踏

步走了幾步，咬牙）怎麼樣？

大家：好好；有種，有種；那就走吧；走吧；日本鬼子怕都到了……

（大家高高興興地往回走了，剛走兩步）

唐仁：（又倒了，摸着腿）哎呦呀，哎呦，我的天哪！我的脚啊！我的王老么啊！

（大家停住，王老么瞪着他，很很地長嘆了一口氣：「唉——」）

閉幕，第二幕完。

# 第二幕

## 第一場

第一幕的岩洞的内部，相當寬敞，當中一個門通外——就是第一幕的門的反面——另外有一個小門，通到另外一間洞。牆上有一個窗子，陽光從大門回窗子裏射進來，照得滿洞明亮，洞當中是一個大桌子，已很破舊了。旁邊圍着些椅子，櫈子等，沿牆放着幾張矮牀，被蓋整整齊齊地摺放着，牆角僻處，也放着些櫃子，架子之類的東西，整個看起來是

整潔明亮，非常有秩序。

然而現在多少蒙上了些「戰時景象」，槍都拿了出來，放在一堆，門口特別堆了一些大石頭，木棍，繩子也放了不  
少，許多不必要的東西都已收拾進去，空氣相當緊張。

時間是第二幕的次日上午，武安等在外邊走了一夜，還沒到家，洞裏現在只有楊新明跟文梅兩個人，文梅在忙着整理藥品，哼着游擊隊歌，楊新明則來回地走着，急着武安等怎麼還不回來，一會門口望望，一會停下來想想，焦燥不安。

楊新明：（像是自言自語）怎麼還不回來，追上了沒有，急人！

文梅：（停了唱歌）啊？你說什麼？

楊新明：我說武安他們不曉得追上了杜番沒有，怎麼到現在還不回來，

真是急死人！

文梅：他們可別在路上出了什麼岔子吧。

楊新明：就是呀，按時候說早就該回來了，可是……

文梅：我們出去看看好不？

楊新明：不，不，華光明已經去看了，又出去幾個人，回頭又不回來，

那不更急死人。唉，唉！

文梅：你別太急了，武安他一定有把握，不會出岔子的。

楊新明：我也是這麼想了，可是，就是他沒出岔子，要是杜番不肯回來呢，那，那不是糟糕。

文梅：（想了想）噯，真是，杜番那倔脾氣，再加上王老么，要是聽說有日本鬼子，說不定更不肯回來了。

楊新明：要真是這樣那可完了，那他們一定打不過日本鬼子的，我們這兒，怕也就危險了。

文梅：這怎麼好呢？這怎麼好呢。

（俞潔從通內洞的門內出來）

俞潔：文梅，聲音輕點，新明，張老奶奶病了。

楊新明：怎麼？

俞潔：她大概是太累了，昨兒夜裏，說了一夜夢話，今兒早上就沒起來，頭燒得都燙手，心裏又想他的那老伴，病挺不輕似的，這着兒好容易又睡着了。

文梅：這怎麼辦呢，他的老伴兒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楊新明：糟糕，我這兒正急着武安他們呢，你看，又出了這事，怎麼辦呢？

俞潔：怎麼，武安他們還沒信兒？

楊新明：要有信兒我倒不急了，你看，現在我們這兒！你們四位女將，我，華光明，就這六位寶貝，要是他們萬一出點事，你說我們

這兒——唉，急死人！

俞潔：不會的，你想到哪兒去啦，我想不會的。

文梅：屢，要是現在，日本鬼子也像張老奶奶似的，瞎摸瞎走，就走到我們這兒，就大模大樣地進來了，你說怎麼辦？

俞潔：那，我看只有認倒霉了。

楊新明：（怔想）屢，這倒真有可能，（趕緊拿起槍來）文梅，俞潔，你們也準備着點兒。

俞潔：新明你今天怎麼這麼神經過敏，這哪兒會呀。

楊新明：不不不，說不定，有可能。

俞潔：要是鬼子真來了，那花紅跟小英一定會先看見早跑回來了。就那麼一條路吵。

楊新明：不不，我到門口放放哨去，（他走向大門口，猛地退了回來）你們看，那不是小英跟花紅麼？

文梅：唉，瞧她們跑的那麼急！是不是真……

(陳花紅，華小英在外邊就一路叫着，氣急敗壞地奔上來，喘個不停)

陳花紅：楊新明，俞潔……出了事了……

華小英：(同時)哥哥，哥哥，楊新明，文梅文梅，來了，來了，不得了，不得了……

楊新明、文梅、俞潔：怎麼啦，怎麼啦？什麼事……

陳花紅：(急喘喘)我們到了小河邊上，剛要挖，就看見地上……

華小英：花紅你讓我說，我們剛一彎身下去，就看見地上有一大片腳印子，我們一看，吓了一跳，再一細看，都是些大皮靴的印子，決不是我們的腳印子，我們……

陳花紅：我們正在納悶，心想是不是張老奶奶說的那些日本鬼子呀！

啊，忽然那邊樹林子外頭，就聽「咚」的一聲，放了一槍！

華小英：哎呀哎呀，簡直就像是衝我們這兒放的似的，把我們吓了好一

大跳……

陳花紅：我倒沒怎麼吓，我正想去看，小英這傢伙吓的把劑子都扔了，拉了我回頭就跑……

華小英：哎呀哎呀，可真把我吓死了，吓死了……

俞潔：啊，真來了？他們怎麼會找到的呀？

楊新明：糟糕糟糕，武安到現在還不回來，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文梅：楊新明，我們是得想個對付的辦法，鬼子真說不定說來就來。

楊新明：好吧好吧，什麼辦法呢？想想，想想。

陳花紅：要不我們偷偷地出去打他們，一槍一個，不就都打死了。

俞潔：胡說八道，那哪兒成，哪兒會那麼容易。

華小英：我哥哥到哪兒去啦？

楊新明：他說他去迎武安他們，誰知道在哪兒。

華小英：真是，偏偏這個時候亂跑。

楊新明：不管他，還有什麼辦法，快點想快點想啊。

陳花紅：楊新明你別這麼急好不好，我都不怕，你——

華小英：文梅，你去把門關起來吧。

文梅：好，門關上也好。

（她去關上門）

俞潔：武安他們該回來了呀。

陳花紅：而且哈叭狗不是說他還認識近路嗎？

文梅：我就擔心他們在路上出了什麼岔子。

華小英：出岔子？

文梅：是啊，按說早該到了，可是偏偏沒到，你說要不是出岔子……

陳花紅：會不會是碰見了日本鬼子，打了起來？

文梅：是啊，可是他們只有三個人。

俞潔：真是，真是。

華小英：哎呀，楊新明——俞潔，我怕！

楊新明：小英，你別叫了，叫有什麼用？越叫人心越煩。

陳花紅：楊新明，我再出去看看去。

楊新明：別了別了；也好——哦，不要不要。

陳花紅：不，我不走遠，就到前邊路口上望望，順便找找華光明嘛。

俞潔：也好，新明，讓她去吧。

楊新明：隨你們的便；不，不，——好吧，去吧去吧！

文梅：你當心點，別跑遠了。

陳花紅：不會不會，一下子就回來。

（開門出去）

俞潔：新明，要是日本兵真的打過來，找着我們還是只有先避一避。

楊新明：避一避，避一避，也好，也成。——可是避到那兒去呢？

文梅：我說我們用不着避，先把門頂緊了，他們一下子也打不開，我

們在裏邊拿槍逼着，武安他們終歸要回來的。

俞 潔：等會我把張老奶奶搬到那邊儲藏室去住吧，省得真打起來……

楊新明：（在窗口望出去）咳，那一堆人是什麼人，你們來看，我看不

清楚。

文 梅：（也看）啊呀，好幾個呢，不會是日本鬼子？

華小英：哎呀！（想躲）

楊新明：我到門口去看看，槍，槍給我。

華小英：不，不，不要。

文 梅：沒關係，看看吧。

（楊新明正要出去，華光明急跑進來）

華小英：哥哥，你哪兒去了？

華光明：來了，來了，都來了。

華小英：啊？鬼子來啦？（又要跑）

文梅：日本兵來啦？華光明？

華光明：日本兵？什麼日本兵？

楊新明：你說清楚，到底是誰來啦？

華光明：唉，瞧你們緊張的，喏，（他向門口遙指）他們，武安他們都來了。

（這裏衆人大大鬆了一口氣）

華小英：哎呀，哥哥你怎麼不早說，瞧你把人吓的。

俞潔：你在那兒看見他們的？

（文梅，華小英早已跑了出去）

華光明：啊？我啊，我在這洞頂上。

楊新明：（跑到門口又回來）華光明，杜番他們呢？回來了沒有？

華光明：杜番啊？喏，（指門口）那不是！

（武安，杜番，出現在門口，張家驥，武仁傑跟在後面，文梅

和華小英在旁邊亂轉)

杜 番：新明！

楊新明：杜番！

番：小英，俞潔。

華小英：杜番，張家驥！

張家驥：你們好！

(大家亂噪噪熱烈地招呼一陣)

文 梅：嘿——！一天沒看見，好像隔了多久多久似的！

楊新明：還有呢？糖人兒跟老么呢？

張哈叭：(在外邊叫)楊新明，我們都在這兒哪！

(張哈叭跟王老么扶着唐仁進來，大家又是一陣招呼)

楊新明：呦，糖人兒，怎麼啦？

唐 仁：唉，別提了，丟人丟人！勞駕讓我坐會。

(他一屁股坐到椅子上)

俞 潔：武安你們怎麼現在才回來？把我們急死了。

文 梅：楊新明急得直打轉，小英急得都快哭了！

武 安：怎麼，家裏出了什麼事？

楊新明：事倒沒出什麼，就是——

華小英：還沒出什麼事？告訴你，武安，日本鬼子都到我們這兒了，

武 安：啊？

杜 番：這麼快？

俞 潔：剛才小英跟花紅到河邊上去摘菜，看到一大片皮靴的鞋印子。

武 安：噢？真的？

華小英：嗯，嗯，還聽見了一聲槍響呢。

武 安：槍響我們也聽見的。

武仁傑：我們當是你們在家裏放的吶。

杜 番：（向武安）這麼說這些鬼子居然找到這兒了？

俞 潔：武安，我們怎麼對付鬼子，快點想個主意吧，剛才我們人少，慌死了，真怕鬼子打過來。

華光明：那不至於吧，他們……

杜 番：那可說不定嘍，鬼子做事挺快，挺麻利。

武 安：好，那麼我們現在不說廢話，大家趕快想個主意，對付鬼子。

張家驥：楊新明，你們剛才想沒想出個主意？

楊新明：我們剛才急就急想不出主意，俞潔說我們先避一避，文梅說我們把大門頂起來不出去，可是，可是這……

張哈叭：那怎麼成，躲起來鬼子就不來啦？

文 梅：花紅還說我們去偷偷地打他們去！

王老么：這個有理，打！只有打！

張哈叭：對對，打呀！他們有槍我們也有槍，怕什麼！

杜 番：我也贊成打，除了打恐怕沒旁的辦法。

俞 潔：不，不好，就是把他們都打敗了，要是我們也有損失，那多不好。

華光明：對了，而且他們都是大兵，都會打仗的，我們又沒學過打仗，

那打不過的。

張哈叭：打仗還要學呀？

杜 番：打仗我倒可以，可是，他們的話也對。

文 梅：要是他們先動手來打我們呢？

俞 潔：那這個，我們還是——

華小英：喂喂，聽我說，我說我們這一陣子都不出去，他們在外頭找不到東西吃，就活活餓死了，餓死他們！

張家驥：那怎麼會，他們也可以打獵呀！

張哈叭：我還是贊成打！有勁！

王老么：對了，只有打，沒學過沒關係，打打就會了。

杜 番：文梅剛才說的有理，說不定他們先來打我們！

武仁傑：打，到底還是太危險了。

華小英：要打我可來，那多怕人。

王老么：打呀，打呀，沒什麼說的，就是打呀！  
張哈叭

華小英、俞潔、楊新明：不，不成不成，我不贊成打。

張哈叭：那你們躲去好了，我們來打，幹吧？老么？

王老么：我們來打好了。

華小英：那你們打去好了，我們找地方去避去。

武 安：不要鬧不要鬧，這事不能憑自己高興，好好的商量。

杜 番：武安，我看除了打也沒別的辦法了。

武 安：不，打到底太冒險，沒把握。

張家驥：可是不打，怎麼辦呢？

楊新明：我說我們還是先避一避，然後再，再……

張哈叭：再怎麼樣？

楊新明：再，再說嘛。

張家驥：這，這不像話。

華光明：這也不好，我們走了，這些東西就沒辦法了。

俞潔：我贊成避開，這兒先把洞堵起來好了。

武安：我們現在表決一下看看，贊成避開的舉手。

（俞潔，華小英，楊新明，唐仁，武仁傑舉手）

武安：五票，贊成打的人舉手。

（張哈叭，王老么，杜番，張家驥，文梅舉手）

武安：也是五票，這怎麼辦？（向華光明）你有什麼意見，幹嗎不舉

手。

華光明：我說個主意，你們看成不成，我想他們大概就是要吃的東西跟修船的東西，那我們跟他們講講和，分點東西給他們，把修船用的工具借給他們，要是把船修好了，我們不也就可以坐那個船一起回去嘛！

所有的人：（都叫了起來）這怎麼成；這叫什麼話；怎麼能跟他們去講和；笑話笑話；華光明你怎麼想的呀；你不想打日本呀；不成不成；我們肯他們也不會肯呀；……

武安：華光明，你把鬼子想得太好了，你想他們是那種人麼？

杜番：武安，你的意見呢？

武安：我不贊成避開，可是打，實在太沒把握了？你想，他們躲在樹林子裏頭，我們看不見他們，他們看得見我們，他們會打仗，我們不會，這打起來一定要吃虧。

（大家一聽，是對，都不響了）

張家驥：噫，這太容易了：我們先派兩個人想法子偷偷地去偵察偵察他們嘛，看他們要是挺大意，沒什麼防備的話，我們就偷偷地包圍他們，冷不防打他們一陣子；要是他們有防備，那就看他們是怎麼防備，他們打什麼主意，再定規，這不就完了嗎？

好幾個人：對對，這個辦法好，就這麼辦……

楊新明：這個辦法倒還好，可就是怎麼去偵察呢？人去多了不方便，人去少了又叫人不放心。

張家驥：我去嘛。

王老么：我也去一個。

張哈哈：我哈叭狗也去。

武安：別吵別吵，要是大家都同意這個意見我們就這麼做了？還有，我們家裏也得準備準備，把槍，子彈都分配一下，還得派人放哨，每個人身上都帶點乾糧，好防備萬一，裏邊洞裏也收拾收

拾，留個退步。

大家：（熱烈贊成）好好；對；就這麼辦……

俞潔：（聽見了什麼響動）瞧，我們這一鬧把張老媽媽吵醒了（向武安）武安，我忘了告訴你了，張老媽媽病了。（她要進去）

武仁傑：哦，俞潔，張老媽媽那個老伴兒，那個張老頭，還活着呢，我們都看見了的！

俞潔：真的啊！我去告訴她，準比吃藥還靈！

（她跑進去）

文梅：你們在哪兒看見的？怎麼不把他給帶回來？

張家驥：帶回來？那還得了？那日本鬼子也就跟來了！

楊新明：怎麼回事，你們已經看見了日本人啦？

杜番：豈止看見，我們還跟鬼子打了好一仗！

好幾個人：怎麼回事？杜番，你說……

（俞潔跑出來）

俞潔：張老奶奶好高興！可是她問你們在哪兒看見他的？怎麼不給帶來？

武仁傑：來，我去告訴告訴她老人家。

張家驥：我也來看看這位張老奶奶。

杜番：我也來。

王老么：我我，我也來。

唐仁：老么老么，來扶我一把，我也進去。

王老么：（翻他白眼）真是新娘子上花轎！

（他們五人跟俞潔跑了進去）

武安：咳，花紅呢？怎麼這半天沒看見她。

文梅：咳，花紅——哦，她去找你們了，怎麼還沒回來。

武安：瞧，我們怎麼把她忘了，她跑那兒去了。

文 梅：我猜她准是去偷看日本鬼子了！

武 安：那太危險啦，我去找他去。

楊新明：那你——

華小英：不吧，武安，回頭你又不回來了。

武 安：我怎麼會不回來，別害怕，洞裏這麼多人呢！

（他說着走了出去）

楊新明：以後誰也不准出去了，老叫人擔心。

武 安：（在外邊）花紅，你跑哪兒去啦！

陳花紅：（在外邊）武安，我看見你們回來的！

（武安跟着陳花紅進來）

文 梅：花紅，你這傢伙，跑哪兒去了？這麼半天。

陳花紅：別吵別吵，我告訴你們，我可看了好東西了！真運氣！

楊新明：什麼呀？你快說吧！

陳花紅：我啊！（忽然想起）武安，杜番他們呢？不是回來了嗎？

武安：都回來了，在裏邊。咦，你怎麼知道？

陳花紅：（跑到內洞門口）喂，杜番！喝，王老么！張家驥，唐仁你們都回來啦！喂喂，都出來，我告訴你們新聞！

華小英：你這傢伙，真麻煩，真麻煩！

（除唐仁外，其他幾人都擁了出來）

好幾個人：什麼？什麼新聞？說呀！什麼？快點吧，你瞧你！

陳花紅：我剛才不是出去看武安他們嗎？到了那個路口子，我想：得高點，我就爬上了一棵樹，屢，我就一眼看見了你們，我剛要爬下來接你們，一轉身，喝！我又看見了一堆人。在樹林子頂那頭，一塊空地上，站着坐着有五六個人，像是在商量什麼事，我一想：是不是就是日本鬼子呀？屢，這麼一想，就越看越像了。他們可一點也沒看見我，我正想下來，又想看看他們看沒

看見武安你們回來，所以我就沒下來，等了一會，不知爲什麼，都走出去了，沒一會，又都回來了。我看得煩了，這才慢慢悠悠地下來，慢慢地掙回來了！

俞 潔：你好大膽子，下回可不許。

張家驥：對啦，我們要偵察就像花紅這樣，多好，一點也沒危險。

張哈叭：喂喂，我們偵察的該去了，還等什麼？

陳花紅：偵察？什麼偵察？我也來一個。

華小英：你還來呢，哪兒來的那麼大膽子，剛才你要是讓鬼子看見了，  
哼！

陳花紅：沒看見，鬼子一點也沒看見我，我可看夠了鬼子了！哈哈……

……（得意非凡）

張哈叭：喝！看她神氣的那個樣兒！

陳花紅：當然神氣！你們見過嗎！

（王老么張哈叭他們哈哈大笑起來）

陳花紅：笑什麼，你們？

張哈叭：她，她還神氣呢！她還神氣呢！哈哈……

杜番：告訴你吧，花紅！你看見鬼子算不了什麼，我們昨天跟鬼子打

半天仗呢！

陳花紅：啊？你們？真的？

好幾個人：啊？對了對了，是怎麼回事？說說說說，剛才怎麼沒說……

杜番：我們一進來就商量對付日本鬼子，那有工夫說呀。

好些人：說嘛說嘛，那麼現在說嘛，怎麼打的？杜番，你說呀，張家驥

你說說，老么老么，說說看……

杜番他們：（同時）等會說罷，還是先去偵察鬼子吧……

好些人：（同時）不不，現在說，說呀，說一點嘛，大概說一說好了，

啊呀，講呀……

（正在熟睡，鬧成一片的時候，忽然大門上「兵兵兵……」地有人在打門，立刻，所有的人都靜了下來，像塊冰似地凝凍住了，只聽外面還不斷地打，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覷）

外面：開門開門，快點開開門，開開門……（打）

（杜番，武安互一對視，立刻做一個手勢，所有拿着槍的都把槍舉了起來，幾個胆子小的慢慢地退向內門，胆子大的慢慢走向

前門）

外面：開門啊，開開門呀，勞駕開開門……

（武安做手勢叫張哈叭王老么貼牆站到門旁邊，自己跟杜番走

到門口）

武安：誰？

外面：是我是我，開開門，勞駕開開門吧，快點開開門呀！（打）

武安：你是誰？

外面：我，我是，哦，我是個逃難的，我，我姓張……

武安：（向杜番）張？張老頭？

杜番：我看，（他扒到門縫上看了看）是張老頭。

武安：他怎麼會來的？

杜番：你是幾個人？

外面：就是我一個人，我一個人，勞駕快點吧，開開門，我有要緊的事……

（武安跟杜番互看了看，於是武安慢慢走上前去，拉開了門栓，一開門，張老頭，頭上有着血斑，踉蹌倒了進來，杜番立

刻用槍抵住他）

杜番：別動！

（武安，張哈叭，王老么跑了出去）

張老頭：（怔住，看出是昨天被捉的人，吃一驚）啊？你？你不是……

杜番：慢點！

張老頭：你，你不是——你們這是——（滿臉疑惑）

（武安等跑了進來）

武安：就是他一個。

張老頭：是啊，是啊，是就是我一個人。

王老么：你來幹嗎？

武安：你是叫張福興吧？

張老頭：是叫張福興，你怎麼知道？

杜番：那幾個日本鬼子呢？你怎麼出來的？

張老頭：我啊？可真不容易啊——

文梅：你看你頭上流着血呢！

張老頭：（摸了摸）是啊，是啊，勞駕給我點什麼擦擦。

（華光明遞給他一塊布，他擦了擦血斑）

張老頭：勞駕勞駕，（看杜番等）你們幾位也都跑出來啦？真成真成！

哦，我告訴你們，你們這兒現在可真懸哪！

武安：怎麼？

俞潔：哦，張，張——我告訴你，你的老伴在我們這兒哪！

張老頭：（不相信耳朵）啊？你說什麼？

俞潔：你的老伴兒，張老奶奶在這兒哪！

張老頭：真的？在哪兒？在哪兒？

俞潔：在這裏邊，病着哪，你快來看看她吧。

張老頭：是啊是啊。（急得摸不清方向。）

俞潔：來，我帶你，這麼走。

（她帶着張老頭進入內洞，文梅，華小英，陳花紅，華光明，張哈叭等好些人都跟了進去）

楊新明：（對武安，杜番）這個老頭怎麼樣？靠不靠得住？

杜番：我想靠得住，昨天我們看見了他的。日本鬼子看着他就像個俘

虜似的，他跟鬼子也挺衝，直吵架。

武安：還有看他那樣子，還有張老奶奶，也都不像什麼做壞事的人。

楊新明：這樣就好了，可是他怎麼居然跑了出來了？真虧他的。

張家驥：他剛才說我們這兒真懸，是什麼意思，會不會是日本鬼子有什

麼花樣？

王老么：我去叫他出來，問問他。

武仁信：可人家老兩口兒剛見面，話還沒說兩句，怎麼好就叫出來呢。

王老么：沒關係，這還不一天到晚都能見面了。

張家驥：對對，你去叫他出來嘛。

（王老么剛要進去，裏邊衆人却簇擁着張老頭出來了）

張哈叭：老奶奶不舒服，你讓她多歇會兒，還是外邊坐吧。

文梅：對了，你還是先告訴我們你自己的事吧。

（大家都嚷着要他說）

武安：張——張老先生，你剛才說我們這兒「真懸」，是怎麼回事呀？

張老頭：噢，噢，這個啊，我告訴你們，日本鬼子今兒商量了一早晨，末了定了個主意說要派兩個人想法子騙進你們洞裏來！

華光明：到我們洞裏來幹嗎？

張哈叭：好大胆子！

張老頭：來先看看你們洞裏頭有沒有防備，要沒防備呢，就半夜裏偷偷開開門，放那幾個鬼子進來逮你們。

華小英：啊？逮我們？

武安：要有防備呢？

張老頭：要有防備就想法子引你們出去打你們。

陳花紅：可他們怎麼騙進我們洞裏來呢？

張老頭：他們說要裝成逃難的，就說在這兒翻了船，飄到這島上來的，

還說，餓了好幾天了，求你們讓他們也住在這兒。

王老么：哼，他們不怕我們幾個認出他們來嗎？

張家驥：傻瓜，他們又不知道我們跑回來了。

王老么：（想了半天）噢，對了對了！

張老郎：噢，我還是進去看看我的老伴兒吧。（他要進去）

華光明：你等會兒，我問你，那你這一跑出來，他們不就得換個法子了嗎？

陳花紅：換什麼法子？幹嗎？

華光明：噢，他這一跑到我們這裏來，鬼子們的計劃我們不就都知道了嗎？那還不能換？

張老頭：不會不會，鬼子不知道我跑出來，鬼子還當我死了呢？

華光明：這是怎麼回事？

張老頭：聽啊，他們不是定了那個主意了麼，接着，那幾個鬼子就去預

備，只有一個鬼子押着我在那裏放哨，那着兒我知道了你們離那兒不遠，我有地方跑了，我就說：「小日本兒，這下子爺爺可要跑啦！」……

陳花紅：你跟那鬼子說啦？

張老頭：不，這是我心裏這麼說。我定了這個主意，我就裝着踉蹌，看定了一條路，我就慢慢蹭，慢慢蹭，越蹭越遠，再回頭看了那鬼子一眼，看他還沒留神，我，我就扭頭就跑哇！

好幾個人：好哇，啊！好好……

張老頭：是啊，聽啊，我剛跑了三步，那鬼子就看見了，拿起槍就追，我撒開步子拚命地跑，那傢伙看是追不上了，就衝我放了

一槍！

華小英：嗯，花紅，那大概就是我們聽見的那下。

張老頭：你們聽見啦？

華小英：嗯，你說嘛，說下去。

張老頭：這一槍把我吓了一身冷汗，噫，正好我旁邊有一個大坑，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下子就跳了下去，那坑好深，把我腦袋上（指頭上傷處）看，就這兒給砸了個洞，我也來不及管了，我就扒在地上裝死。一會兒那個鬼子追到坑邊上，往底下看了大半天，可巧就看見了我腦袋上這個洞，他當是他的那槍打的呢！（好幾個人笑了一聲）

張老頭：鬼子左看看右看看了半天，當我是真死了，就一邊罵着一邊回去了，我剛想爬起來，一想不對，還是多扒會兒吧。

華小英：那幹嗎？

張老頭：噫，你看我猜的多準，一會兒那幾個鬼子也來了，站在坑邊上看了半天，都說我是死了，這才走開，我也才爬起來一路找，找到你們這兒來了。

大家：好哇好哇！不得了，真不錯，虧你的……

張老頭：是啊是啊，我的說完了，可你們這兒到底是哪麼一回事呀？

華光明：我們也是在海上讓大風颳來的，在這兒有半年多了，也不知道這兒是什麼地方，也沒見過什麼人。

張老頭：嗨，你們怎麼早不問我，我告訴你們：這兒還是咱們中國的海面！離咱們中國的地方也沒多遠。

楊新明：哦，真的？那太好了，可是我們怎麼從來沒見過船呀？

張老頭：我告訴你們，你們這個洞是西邊，這邊的海沒多深，都是大沙灘，所以船都從東邊走，你們當然就看不見了。

杜番：喂，東邊那個翻了的船就是你的吧？

張老頭：是啊是啊，碰上了小日本鬼，真倒霉！

杜番：我們這兒有修船的東西，趕明兒我們幫你修，修好了我們一塊

兒回去！

張老頭：是啊是啊，那好極了，哦，我還是進去看看我的老伴兒吧！她怎麼病了呀！真是！

（他進入內洞）

華光明：好了好了，這下子可能回去了！

武仁傑：你別太高興了，日本鬼子還沒完呢。

武安：對了，張老頭這一來，我們的偵察也用不看派了，可是鬼子既然要騙進洞來，我們怎麼對付呢？

（大家靜下來想）

王老么：媽的，看這樣子，打不成了！

張哈叭：真是沒勁！

文梅：我說他們既然來騙我們！那末，我們也來騙他們！

楊新明：怎麼騙他們？

文梅：這樣嘛，（她週圍一看，向大家招手，大家湊了上來，圍住了

她，她低低地說了一會）你們看怎麼樣？

大家：（又都想了想）好好好，贊成贊成，就這麼辦，就這麼辦！有勁有勁！……

武安：那我們就開始預備吧。

俞潔：我進去告訴張老奶奶他們去。（進去）

杜番：老么，張家驥，我們也出去吧，鬼子做事挺快，還是早點藏起來吧。

王老么：媽的，我可是真想在這兒瞧熱鬧。

張家驥：別廢話了，出去吧，出去吧！

（他們三個走了出去，這裏的人忙亂地開始準備）

（忽然杜番等三人轉身跑進來，極度緊張）

王老么：來了來了，媽的好快！

杜番：噢噢噢，那兩個鬼子來了！鬼子來了。

張家驥：我們出不去了。

（洞內大亂）

武安：啊？好快，那麼——

張哈叭：（同時）老么，什麼樣子？

華小英：（叫了起來，同時）啊呀，媽呀，我——

華光明：（同時）妹妹，別怕——

俞潔：（自內跑出）什麼？來了？

文梅：杜番，你們到裏邊去吧。

陳花紅：我來看看。（跑向門口）

武仁傑：花紅，花紅，別，別去！

楊新明：武安，武安，你看——

武安：（叫）大家不要亂，不要亂，沒什麼可怕的。

俞潔：那張老奶奶他們搬不出去了？

文梅：杜番，你們也都到裏邊去吧。

（他們三個奔向內洞）

張家驥：那可不能讓他們進這裏頭嘍。

楊新明：槍槍，這槍！

武安：杜番杜番，你們帶進去。

（杜番等轉來把幾支大槍拿了進去）

張哈叭：這把小的給我，（他跟武安等也各自拿了槍藏起）

華小英：我幹嗎呢？我幹嗎呢！（亂轉）

俞潔：小英，小英，到我這兒來！

陳花紅：（在門口）不要叫了，來了。

武安：大家千萬不要亂，沉住氣，沉住氣。

（洞外似有足聲，又有做驚奇狀之呼聲）

（大家立時凍結起來。）

（先有兩條人影流進。）

（洞口出現了漢奸鍾國仁與日兵丁二人，儼疲憊不堪狀）

鍾國仁：（靠住門，做戲）啊！真有人，真有人！

日兵丁：（也是做戲）我們活了，我們活了！

（洞內大家做大驚狀，竊竊議論、

鍾國仁：諸位兄弟，勞駕救救我們吧，我們三天三夜沒吃一點東西了！

武安：（走上去，做戲）你們兩位，是打哪兒來的呀？

日兵丁：我們都是支，支——哦，哦，中國人……

鍾國仁：我們是翻了船飄到這兒的，三天三夜沒吃一點東西了。

武安：新明，既然是落難的，又都是中國人，就請進來吧！

楊新明：好，當然，你們，你們兩位，那就——

武安：你們進來坐吧。

日兵丁：謝謝，謝謝。

（他們進來坐下，衆人慢慢圍上來）

鍾國仁：這兒真好，咳，怎麼這個島上好像就你們一家子似的？

武安：我們的事說起來話長，慢慢告訴你們吧。

華光明：武安，我去端兩碗粥來？

武安：好的，快去，（華光明從內洞門下，武安拉武仁傑到一邊，附

耳低言一陣，武仁傑點點頭，出去了）

楊新明：你們這三天是怎麼過的呀？

鍾國仁：嗨，別提了，還不是只有，嗯——找點野菜什麼的胡吃，到處

轉也沒碰見一個人。

張哈叭：我們還有四個人在外邊打獵，你們沒碰見過？

鍾國仁：啊？沒，沒有。

日兵丁：沒有沒有，絕沒有看見。

（華光明端了稀飯出來）

華光明：來來，你們二位先喝點稀粥吧，沒什麼菜。

日兵丁：啊，好好，謝謝，謝謝。

鍾國仁：（全時）啊呀，真香，真好！

華光明：你們就先一個人喝一碗吧，你們餓得太久了，不能多吃，一吃多了，容易積食，得胃病。

二人：是是，是的，你們太好了。（大喝）

張哈叭：剛才你們倆在門口一站，真把我吓了一大跳！

華小英：對了，我真是吓了一跳，我說這島上怎麼會有了人啦。

陳花紅：我當這位（指丁）是日本鬼子呢！（向丁）您長得可真像是日本鬼子，是吧？

日兵丁：（不知如何笑法才對）嘻嘻，嗯，啊，是的，嗯，不……

文梅：（向陳）你看你，怎麼一見面就開玩笑。

鍾國仁：啊，嗯，沒關係，不要緊。

日兵丁：你們這個洞挺不小哇，（走到大門處）這個門，好厚！

華光明：對了，這是防備狼啊，狐狸什麼的，這些野獸常在夜裏出來搗

亂。

鍾國仁：那你們那四個在外邊打獵的不怕嗎？

張哈叭：他們就是去打獵嘛，當然不怕。

日兵丁：那可別讓野獸給吃嘍！（大笑）

鍾國仁：優優，你怎麼胡說八道。

日兵丁：（走到內洞門口）這裏還有一個洞，進來看看。（要進去）

陳花紅：（大叫推他）喂喂，你別瞎跑，這裏邊不能去！

日兵丁：啊？不能去？（怒）

鍾國仁：哦，是的是的，你不要跑亂呀！

日兵丁：（忘形）你怎麼管起我——噫噫，哼！

武安：這裏邊是我們女同志住的，你們進去不方便。

鍾國仁：是是是——你們諸位是怎麼到這個島上來的呀？

陳花紅：還不是日本鬼子害的。

張哈叭：真是，我想起了日本鬼子就恨，恨不得殺了他們！

華小英：還有漢奸，也不能饒！

華光明：你們兩位受沒受過日本鬼子的害呀？

武安：這個時候，誰沒受過日本鬼子的害，還用問。

楊新明：武安，將來我們回去，一定當兵去打日本！

文梅：我們年紀太小，當兵不成，還是組織兒童游擊隊打日本。

張哈叭：我來當隊長！

華小英：你配！

武安：不，我們請（指丁）這位先生當隊長，他長得像個軍人。

張哈叭：那要是跟日本鬼子打起仗來，日本鬼子一定當你也是日本鬼子

呢！哈……

陳花紅：（指鍾國仁）請這位當參謀長。

文 梅：一起打日本！

華光明：你們二位願意不願意？

二人：（尷尬之至）嗯，願意，參加……

（武仁傑跑進來）

武仁傑：好奇怪，好奇怪，哥哥。

武 安：什麼事？什麼事？

武仁傑：我剛才出去，看見那邊有一個坑，坑裏躺着一個死人，不知道

是那兒來的。

（大家聽了，看着鍾丁二人）

武 安：死人？什麼樣子？

武仁傑：像是個老頭，看不清楚。

楊新明：這是哪兒來的？

日兵丁：哦哦，那是跟我們一起的，前天，昨天晚上死了的。

華光明：就是他一個？還有別的人沒有？

鍾國仁：沒有了，沒有了，就這一個人。

陳花紅：武仁傑，那個死人還在那兒哪？

武仁傑：我給推了些土，埋起來了。

日兵丁：（他跟鍾國仁踱到一邊，低聲說）他們大概沒防備，可是這些

孩子挺厲害，我們白天不好動手，還是晚上吧！

武仁傑：（另一邊，武仁傑把武安拉過去，低聲）哥哥，我剛才在外邊

好像看到幾個鬼子的影子，我們白天不好動手，還是晚上吧。

閉幕，第一場完。

## 第二場

半夜，洞裏只掛着一盞油燈，昏黃的火頭搖幌着，冒着黑烟，大門緊閉。洞外狂風奔嘯，從窗子望出去，却又月光遍地。洞內人都睡了，鼾聲呼呼，好像都在做甜美的夢。——其實，連睡在桌子上的鍾國仁跟日兵丁在內，却都是瞌睡了眼在做打呼狀的。空氣是那麽深沉，陰森而緊張。

桌子上鍾國仁在翻身，桌子軋軋作響，他慢慢地抬起頭來，向四週仔細地看了又看，慢慢地把上半身撐了起來，忽然——

華光明：（也不知是真是假，說起了夢話）嗯——啊——回去了，你們少喝點，生胃病……

（鍾國仁連忙臥下）

（半響，他又慢慢坐起，一手掀開被子，東張西望，一條腿伸下地來，忽然——）

張哈叭：（大聲唱了起來）「轟轟轟，哈哈哈哈哈！轟！——」

（鍾國仁吓了一跳大跳，腿都沒來得及收，連忙躺下）

張哈叭：「我們是開路的先鋒……」

武安：（搓牙）嗯——不要——不啦——

（又復鼾聲四起）

（鍾國仁這才慢慢地溜下地來，輕輕地咳嗽幾聲，鬼鬼祟祟地溜到大門口，日兵丁也抬起頭來看着）

鍾國仁：（輕咳）喂喂，楊同志，武同志，醒醒。

（沒人答應，他滿意地點點頭，伸手去搬堆在門口的石頭，却有點搬不動，他又溜回來）

鐘國仁：（對日兵丁）你也起來，幫我搬搬石頭，我搬不動。

日兵丁：沒用！

（日兵丁也爬了起來，二人到門口慢慢搬石頭，搬了一塊又一塊，搬得起勁，却不防後邊武安等都慢慢地抬起頭來看着他們，一邊也在慢慢地向門這邊蹭。這邊鍾國仁等二人已把最後一塊石頭搬完，去拉門栓，却沒知道門栓上穿着一個釘子，拉了半天沒拉開，日兵丁上去幫他研究，找了半天才發現，拔掉釘子，伸手去拉門栓，誰知門栓是活的，用力過猛，哐啷一聲，門栓掉到地上，二人大驚，騎着的人一齊叫了起來）

武安等：啊？什麼，什麼？什麼響？有人！有賊，逮住，別讓跑了，逮住，逮住！

（二人驚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這裏五人都爬了起來，奔向門口來捉，日兵丁匆忙之間一轉手，却正好碰開門，他情急智

生，回頭把鍾國仁用力一推，恰巧碰上奔來的五人身上，他自己轉身就跑了，這裏的人一把抓住了鍾國仁。

武安等：逮住了逮住了！一個！呦，跑了一個！追！追！

（這時內洞裏杜番、王老么、張家驥跑了出來，一聽說跑了一個）

杜番：我去追去！（他跑了出去，王老么張家驥叫着跟了出去，武安等已把鍾國仁綁了起來，另外幾個點起了好幾盞燈，洞內大亮，幾個女孩子也跑了出來）

武安：（想止住杜番等）杜番，杜番，不必追……

鍾國仁：是我是我，諸位，是我，別綁！

武安：啊？怎麼是你呀，鍾先生，怎麼你……

鍾國仁：是啊，這真是，這是從哪兒說起，我說……

張哈叭：那你半夜裏偷偷地開門是幹嗎？

華光明：說呀說呀，深更半夜地，偷開門！

武仁傑：我，我不是偷開門，我是我——

武仁傑：（向鍾）說呀，說呀，爲什麼偷開門？

張哈叭：（向鍾）說呀，說呀，爲什麼偷開門？

楊新明：再問你：剛才我們叫起來的時候，你怎麼會吓得那麼厲害？

華小英：做賊心虛！

鍾國仁：屢屢屢，你別這麼說呀，小妹妹。

華小英：去你的，誰是你的小妹妹。

張哈叭：說呀，說呀！

武仁傑：那那，那都是你們吓的呀，你們那麼大喊大叫的把我吓怔了。

武安：那個傢伙呢？他是什麼人？幹嗎跑了？

鍾國仁：啊，嗯，這個，他——

楊新明：算了吧，鍾先生，你的——

陳花紅：什麼鍾先生！漢奸！

鍾國仁：噯，你怎麼可以瞎……

張哈叭：漢奸，打漢奸呀！

好幾個人：打呀，打呀！（就要上來動手）

武安：（攔住）不不，不要打，我們好好的說。

武仁傑：我告訴你，你是怎麼回事，我們早就知道了，用不着瞞了。

鍾國仁：我是沒瞞你們呀，我是好人，不是漢奸。

張哈叭：你這傢伙怎麼這麼——頑固呀，——你看，這來的是誰？

（杜番等三人跑進）

杜番：武安武安，出去打他們吧！

王老么：喝，這個逮住啦！

鍾國仁：（大吃一驚）啊？你們？——這是——

杜番：武安，鬼子們好像都在樹林子裏頭，我們三個人太少，沒敢打，

你們也來嘛。

陳花紅：外頭看得見？

張家驥：笨貨，月亮那麼大，會看不見？

陳花紅：武安去打嘛！

張哈叭：我也去，我也去！

武安：還是先別打，先把他（指鍾國仁）問明白了再說吧！

王老么：這時候還不打，你等什麼時候才打？

杜番：現在事情已經都統穿了，幹嗎還不打？

俞潔：不要打吧，太危險了。

楊新明：對了，我們還是先在這傢伙身上想辦法。

張家驥：這傢伙身上有什麼辦法好想。

武安：（低聲說）我想把他給說服了，用處很大。

張家驥：這個不見得，你有把握？

王老么：這不行，這傢伙還留着他幹嗎，打死算了！

張哈叭：對了，留着他給中國人丟臉！

杜 番：我們讓日本鬼子逮住的時候，就是這傢伙綁的，我們怎麼能便宜他。

張家驥：對了，我們得報仇！

王老么：殺呀，我一槍就打死他。

武仁傑：不不，老么，慢慢商量。

武 安：不，我想還是把他先說服了，對於我們一定有幫助。對於他，

我們也算救了個人。

杜 番：好好，這個隨你的便，要緊還是快點出去打鬼子。

華小英：不要去打吧，多怕人。

俞 潔：我不贊成打，真打死了一個，怎麼辦？

王老么：打死就打死，怕什麼？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張家驥：放着這麼好機會不打，幹什麼呢。

俞潔：我們已經逮住了一個，還怕什麼。

杜番：可這是漢奸呀，把他打死了，你看日本人可惜不可惜？

王老么：真是，這麼好機會……

武安：杜番，別急，我看現在並不是個好機會，他們現在一定已有準備，我們這一出去，準是先被他們打了，那多糟糕，還是等天亮了再說吧。

文梅：這樣才好，天亮我們再先去偵察嘛。

王老么：我不幹，你們等天亮吧，我一個人去打。

華光明：老么，老么，別意氣，聽武安的話。

（杜番等悶悶不樂，坐向一邊）

楊新明：（向鍾國仁）你現在用不着再瞞了吧，——哦，你叫什麼名字？

鍾國仁：我姓鍾，叫國仁。

文梅：鍾，國仁——

華小英：「中國人」？你還配叫「中國人」！

華光明：你做了多少喪天害理的事，你還叫中國人。

張哈叭：（大笑）他還叫中國人，去你的吧，中國人沒像你這樣混蛋的。

文梅：我看他還是頂好叫「日本狗」！

華小英：附議，從現在起就叫他日本狗，

陳花紅：哈叭狗，你有了伴兒了，日本狗。

張哈叭：胡說，這怎麼能比，他呀，我們狗類不要他！（他向鍾國仁）

汪汪汪「地大叫起來，衆人大笑」

武仁傑：你這哈叭，又發瘋了。

楊新明：（向鍾國仁）你到底說不說？

（鍾不響）

武安：新明，我去——（他在楊新明耳邊低低說了一下，走向內洞）

華光明：武安，你去幹——

武安：我去——（做個手勢）就來，（走過門口）呦，你看，多大意，

哈扒，老么，你們來看看點門口，留神有人。（他進入內洞）

華光明：武安，你順便把糖人兒給叫出來吧，出了這麼大事，他會還沒

醒。

王老么：不打，先放哨，有嗎用。

（這邊楊新明低低地在勸鍾國仁，另一邊張家驥在跟杜番竊竊

私議）

張家驥：杜番，我們還是去打。

杜番：算了吧，沒勁兒了，武安的話，也許對。

王老么：（在門口，對哈扒）哈扒，咱們出去打去。

張哈扒：不好，回頭武安罵，大家也要說的。

王老么：拚了挨罵就是了，要是一下子把鬼子打死了，那多神氣。

張哈叭：（躍躍欲試）咱們兩個人，打不打得過？

王老么：還有杜番他們嘛，（他走過來）杜番，不管他們，我們出去打去。

張家驥：我也這麼說，杜番不肯。

王老么：沒關係，張哈叭都去呢。

陳花紅：（她看他們吱吱喳喳地，走了過來）幹嗎，老么？

張家驥：你來不來，出去打鬼子去。

陳花紅：我來我來，武安知道嗎？

張家驥：等打贏了回來再告訴他嘛。

王老么：杜番，去，去，不打多蹩扭。

陳花紅：就我們幾個？

王老么：連哈叭有五個人呢，鬼子只有四個！

張家驥：那一定打得過，杜番，走嘛。

杜 番：好吧，打就打，老么你跟哈叭先出去，我們慢慢接着來。

王老么：快點噉，（他回到門口）哈叭，走！

張哈叭：你們都來呀？（王老么點點頭，二人閃身出去，杜番，張家驥

轉了兩轉，趁衆人不注意，也跑了）

（陳花紅急着沒辦法溜出去，只有慢慢踱向門口）

文 梅：花紅，你哪兒去？

陳花紅：不，不那兒去，轉轉。

（正好唐仁此時自內洞半睡半醒地冒出來）

華光明：噉，糖人兒，真不容易，你居然起來了。

唐 仁：我睡得好好的，武安硬把我吵醒了，說你們誰找我？

（陳花紅趁此溜掉）

文 梅：噉，這位，這位中國人兒找你。

華光明：中國人兒找唐人兒，成了中國唐人兒。

唐仁：喝，這傢伙給逮住啦；怎麼，他叫中國人兒？

俞潔：告訴你吧，懶虫，他叫鍾國仁。

唐仁：（一驚）鍾國仁？（他跑到鍾國仁面前打量他，衆人都奇怪地

望着他）

俞潔：怎麼，你認得他？唐仁？

唐仁：我，我怎麼認識，不認識，不！

（武安上）

武安：喂，鍾國仁，你看我這兒，有個活鬼！

（他路讓開，張老頭出現）

衆人：（歡叫）張老頭，張大爺……

（鍾國仁大驚起立）

張老頭：啊，啊，喝，這兒好亮，那個，那個老鍾呢？

好幾個人：在這兒，在這兒……

鍾國仁：你，你——你會沒死？你不是死了嗎？

張老頭：是啊，可是閻王老爺說我陽壽沒完，又打發我回來了！

鍾國仁：這個，這個！——

楊新明：是不是，我告訴你，你的什麼玩藝兒我們都知道了，這可該相信了吧，張大爺，你過來勸勸他，你們談談。

（張老頭走了過來，勸鍾國仁。）

武安：（發現了）咦，杜番哈吶他們呢？

武仁傑：剛才在這兒的呀。

文梅：花紅也沒了，這傢伙剛才我看見她就好像要出去似的。

俞潔：這幾位老爺一定是出去打去了。

武安：糟糕，真糟糕，這一定會吃虧的，你們也真成，這麼幾大塊出去了會都沒看見。

武仁傑：要不去叫他們一下吧？

武安：那還有什麼用，去都去了。

文梅：這幾個傢伙老是單獨行動，老不守紀律。

華小英：等會得好好罰他們才成，又不守規矩了。

武仁傑：不，也許能打勝，杜番他會……

俞潔：不守紀律，就是打勝了也算不了英雄。

文梅：對了，我們要都是隨自己的高興，愛幹嗎就幹嗎，那還何必這什麼團體生活，回家去當少爺好了。

華小英：武安，不管他們勝不勝，回頭一定得罰。

鍾國仁：（煩燥地，聲音大了起來）張大爺，你們不要說了，我告訴諸位吧，你們說的這些大道理我都知道，我給日本鬼子做事，也並不是心甘情願的，我一不爲名，二不圖利，我就是耍借日本鬼子的刀給我報仇！

楊新明：報什麼仇？你說說嘛。

鍾國仁：說了你們也不知道。

唐 仁：你說說看，也許我們會知道。

鍾國仁：錢紹卿，你知道嗎？

楊新明：咦，這名字好熟。

華光明：我也好像在哪兒見過似的。

唐 仁：噢，錢紹卿是你的仇人，你叫鍾國仁，啊，這就對了，你想殺

他是不是因為當初他仗勢欺人，把你們家的房子地給霸佔了，

把你的娘老子給氣死了，你要報這個仇？

鍾國仁：（大驚）你，你是誰？你怎麼知道？

唐 仁：錢紹卿是我一個遠房舅舅，可是我們合不來，你這事是我母親

告訴我的，叫我不要學他。

鍾國仁：你沒說對，我娘老子是被他活活打死的，臨死叫我務必給他報

仇，可是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一聽說錢紹卿有錢有勢，就

沒有一個人願意幫我打個不平。我這才一咬牙，投了日本人，我不是不討厭鬼子，可是我情願低聲下氣，伺候日本鬼子，不圖名，不爲利，我就要借日本鬼子的刀，給我報這一筆血海冤仇！

唐 仁：我問你，要是日本人不幫你報這血海冤仇呢？

鍾國仁：那——這個不會的。

唐 仁：我告訴你，錢紹卿早就也投降了日本鬼子，現在當了什麼維持會會長了呢！我看你倒得當心他借了鬼子的刀先來殺你嚟！

鍾國仁：你這話是真是假？

唐 仁：你不信咱們打賭好了，你想嘛，錢紹卿，那麼個人，要是日本鬼子拿刀在他脖子上架，你說他還是投降還是抵抗？

鍾國仁：（怔住了）這麼說——

唐 仁：你算算：你跟錢紹卿擺在一塊，讓日本鬼子來挑，你說他們還

是要你呢，還是要一個維持會長，土財主？

張老頭：我告訴你，要報仇還得靠自個兒，日本鬼子那麼聽你話，你說殺誰就殺誰？

楊新明：再說，你要鬼子幫你殺你的仇人，可是你幫鬼子殺了多少不是你的仇人的人？

張老頭：是啊，就說這些孩子跟你有什麼仇，有哪兒對不起你了？你要幫鬼子殺他們，你忍不忍心？

華光明：日本人跟你的仇人合作，那日本也就是你的仇人，你現在正該先殺日本鬼子，再殺錢紹卿呀。

鍾國仁：（向唐仁）錢紹卿真的投了日本鬼子？

唐仁：你不信——哦，你等等。（他跑來跑去找那半張報紙，找到了）多巧，我們就剩這半張破報，簡直就是給你預備的，你看你看，這不是？

鍾國仁：（讀）「……………維持會會長錢紹卿……………」（抬起頭來怔住

了，癡想）

張老頭：老鍾，你醒醒吧！

鍾國仁：（怔想了半天半天，大家也都一聲不想地看着他，終於，他長  
長地重重地嘆了口氣）唉——算我，瞎了眼！（低下頭去，抽  
咽起來）

武安：不，你不是瞎了眼，你現在是睜開了眼！

張老頭：是啊是啊，這就叫「回頭是岸」呀！

鍾國仁：好吧，我告訴諸位，我跟日本鬼子，無非是想給我報仇，跟着  
他們，也實在不舒服，要是鬼子反去幫助我的仇人，那我一定  
先殺日本鬼子，再殺錢紹卿！

衆人：（歡呼）啊！這才對哪！好哇！有種！這才叫「中國人」啊！

華光明：我們的「中國人」萬歲！

衆人：萬歲！

文梅：還有我們的糖人兒萬歲！

衆人：萬歲！

（大家正在歡躍不已，陡然外邊「呖」「呖」……地槍聲大起，大家立刻怔住了）

武仁傑、華光明，俞潔：（同時）槍！

楊新明：打起來了。

華小英：哥哥，哥哥，俞潔……（跑到俞潔背後躲了起來）

文梅：要不要去救救他們？

武安：弟弟，我們去。（拿起槍要走）

華光明：我也去。

華小英：哥哥，哥哥，別，別去。

俞潔：武安，你去做什麼用呢？

文 梅：我們還是在家裏防備一下吧。

楊新明：你一去家裏又亂了。

華光明：對了，防備着點兒鬼子打過來。

（槍聲漸稀，以至停止）

武仁傑：槍沒了。

文 梅：不曉得勝了還是敗了。

華小英：愈潔，我怕，要是他們打死——（連忙撫住嘴）愈潔——

武 安：我還是得出去看看。

愈 潔：慢點，（向鍾）你說要是我們這邊敗了，鬼子會不會追下來？

鍾國仁：嗯——也許不會，鬼子壞的很，也許會以為你們是什麼計策騙

他們呢。

華光明：那就好，要是一直追過來可就糟了。

武仁傑：不，也許他們打勝了。

（又是兩聲槍響）

武安：你們這兒當心點兒，我就來。

（他向門口走去，武仁傑華光明跟在後面，武安剛到門口）

武安：（忽然看見了什麼，）啊——（立刻停住了）

（武仁傑華光明也一眼望見，立刻飛奔出去，這裏衆人莫明所以，都跑到門口來看，都怔住了）

華小英：（停了一下）愈潔，愈潔——（她拉着愈潔往後面退）我，我

怕——（要哭）

愈潔：小英，小英，別難受，不，（也有點抽咽）不會有什麼的。

（大家不出聲，半響，華光明，武仁傑跑了進來）

武安：（一把抓住）是不是杜番？

武仁傑：噢，是杜番。

楊新明：是傷了還是——

華光明：沒什麼，就是腿上挨了一槍，沒什麼關係。

文梅：鬼子呢？

武仁傑：沒有，鬼子沒追過來。

（大家望出去，又不作聲，慢慢，大家不由自主地慢慢往後退開，又一會，外邊有呻吟的哼聲，接着張哈叭跟王老么肩膀上搭着杜番，後面跟着張家驥，陳花紅，出現在門口，杜番一條褲腿上染紅了血，面色慘白，但是精神還好）

華小英：（看見了血）啊呀——

武安：（上去替出了張哈叭）杜番，傷重不重？

杜番：（軟弱地）沒什麼，讓它去吧。

楊新明：（他替出了王老么）你輪一下吧。文梅，你拿布條來給他紮一

紮。

杜番：武安，我，——（大家靜了下來）我真的後悔了！

武安：杜番，你先好好地養傷吧，沒關係。

楊新明：扶裏邊去躺著吧，這兒有風。

杜番：不，讓我在這兒，我快死了，我是該死，我要在大家面前死，也好讓大家得個教訓：看看不遵守團體紀律，老是單獨行動的人，是……

武安：不要說了，杜番，你還是進去休息休息，不要緊的。

（他跟楊新明把杜番扶了進去，文梅張老頭跟着進去）

華光明：哈叭，你們怎麼打的？

（武安出來）

張哈叭：啊，別提了，我們出去轉了半天，我們還沒找到鬼子呢，鬼子倒先衝我們放起槍來了，一下子杜番就受了傷，我們只放了幾槍，就只好退回來了。

王老么：武安，這事都是我引的頭，你要罰就罰我吧，不怪哈叭他們。

張家驥：還有我，杜番本來不肯去，是我拉他去的。

陳花紅：我，我也是自己要去的。

武安：好了，不要說了，事情已經過去了，只要我們能從這裏頭得了一些教訓就好，現在要緊的還是怎麼對付日本鬼子。

（楊新明文梅出來）

俞潔：現在打是絕對不能打了。

武安：這倒也不一定，要打的時候還是得打，可當然不是像剛才那麼胡打。

文梅：鬼子會不會找上門來打我們？

武仁傑：他們也許回那個老虎洞去了。

華光明：（向鍾國仁）你看呢？

鍾國仁：我想他們不會回去的，至於打上門來，大概也不會怎麼快。

楊新明：你看他們還會有什麼花頭呢？

鍾國仁：他們的花頭——哦！（想了一下）嗨——你們諸位真是好人，你們逮了我，怎麼也不搜搜我身上呀！

楊新明：怎麼？你身上——

鍾國仁：我身上還藏着一包毒藥哪！（掏出來）

華小英：啊？毒藥？你要毒死我們？

鍾國仁：現在當然不會了！這是我跟那個鬼子臨來之前，他們想出的主意，所以連張老頭也不知道——他們說要是你們這裏防備得緊的話，就叫我們想法子毒死你們！

張哈叭：乖乖，這還得了！

華小英：那我們怎麼辦呢？

文梅：傻子，現在你還怕什麼？

陳花紅：噯，我說，我們就製作讓毒藥給毒死了，把那幾個鬼子給騙進來，一下子就批他們給逮住，你們說好不好？

華小英：啊，不幹不幹，這些鬼子趕都趕不出去，還要把他們給騙進這兒來，那怎麼成，那吓死人了。

武仁傑：日本鬼子不會那麼傻，打都打起來了，還……

張哈叭：我說這辦法好，帶勁！有意思。

陳花紅：是啊，要是成功了，不就可以很快地回去了嗎？

華光明：這個太危險，萬一被他們看破了，那……

華小英：對了對了，那怎麼辦？

陳花紅：我們做得像點，不會看破的。

俞潔：這個不好，怎麼會做得像嘛。

文梅：我又有點害怕，可也有點想試試。

俞潔：新朋你贊成嗎？

楊新明：我，我又拿不定主意了，這個主意要是成功當然挺省事，可也

實在夠懸的。

俞潔：武安你說呢，這辦法不比打更冒險？

武安：要說冒險，那什麼辦法都不會不冒險的，我倒覺得這辦法——

（向鍾）你說說，這毒藥吃了下去是什麼樣子？

鍾國仁：這藥兇得很，吃下去不到半個鐘頭，就肚子痛，接着臉上就一塊青一塊紫地變色，接着就混身抽筋，大喘起來，一句話也說不出，就這麼不死不活地喘上個把鐘頭才死，慘得很。

華小英：啊呀，這太怕人了，我不來，我可不來。

張哈叭：這有什麼可怕，這一定好頑，我做個看看（他做狀）老鍾，對不對？

鍾國仁：嗯，差不多，眼睛還要睜得大點，臉上再塗點顏色就行了。

武安：我想這個辦法可以幹，我剛才想要是一吃下去就死的話，就難了，因為我們總得呼吸呀，要是像他說的，那……

楊新明：武安，可是要被他們看破了，那——

武安：沒關係，我們先把槍拿好了，再在裏邊，外頭藏些人，不管他們看破沒看破，我們做個記號，大家就都起來拿槍比着鬼子，再預備好繩子，一下子綁起來就成了！

好幾個人：好好，這個好，有勁，來來，就預備吧！……

張家驥：可是還有一個問題嘍：只要他們進來，那當然不成問題，可是，怎麼才能請他們進來呢？

（大家一想，是啊！）

鍾國仁：這個，我來給諸位效點勞吧。

張家驥：你？——

楊新明：你怎麼——

鍾國仁：要是諸位相信我，我去請一下這幾個鬼子，我就說我是假的投降了你們，找了個機會就把你們給毒死了。

楊新明：他們會相信嗎？

鍾國仁：試試看，我想會相信的，不信再說嘛。

張家驥：那——（懷疑地看看衆人）

武安：好的，就這樣，我們完全相信你！跟鍾國仁握手，轉向大家）

是不是？我們完全相信他？

大家：（熱烈地應和）相信，相信，絕對相信！完全相信，中國人當然

相信中國人……：

（大家歡笑中，燈滅）

第二場完。

## 第二場

上一場的十小時後，第二天吃過早餐的光景，太陽升起不久，還是在洞裏，佈置顯得有些零亂，桌子上擺着剩菜剩飯，張老頭，杜番，華小英，唐仁，還有鍾國仁都不在場，餘下的人臉上都塗上了青青緊緊的顏色，其狀可怖。東倒西歪地這兒一個，那兒一個，在「演習」，喘氣，抽筋，瞪眼，不一而足。武安，張哈叭，陳花紅在門口望着。

張哈叭：這個鍾國仁，怎麼去了這半天，還不回來呀？

華光明：他也得找他們吵。

張家驥：會不會這小子溜了？我老覺得他有點。

楊新明：不會吧，我相信他是真的覺悟了。

王老么：後關係，溜了就溜了，怕什麼，

俞傑：不會的，要回來的，

文梅：別說他吧，我們這兒再看看吧，齊不齊嘞？

陳花紅：你們槍都拿好嘞？

張哈叭：放心，早拿好了，看！（拿出來一握）

張家驥：你們的繩子呢？可別繞亂了！

文梅：喏，在這兒，一點沒亂。

陳花紅：（在牆角又翻出很大一堆粗繩）夠了吧？

楊新明：夠了夠了，快收起來吧。

武仁傑：喂，你們看我像不像？（他抽一下筋）

華光明：還得大點，喏，（也抽一下）這樣。

俞潔：喘氣我老喘不好，喘了一會頭就發昏。

陳花紅：你身體不好，你看，我就不。（大喘）

王老么：怎麼還不來呀，真急人。

武安：來了！哈！真來了！（大家一擁上前，到門口來看）噫噫噫，別看，回去回去，留神讓他們看見。

張哈叭：快來死啊！我先死了，諸位再見，死了死了，真死了！

（還有幾個在看）

武安：別看了呀！快去裝死！

武仁傑：哥哥，你也來吧，回頭來不及。

武安：嘿，我這就死！槍都拿走了啊。

（大家各自裝死，默無一聲，良久，毫無動靜）

張家驥：咳？怎麼啦？

陳花紅：怎麼還沒到。

武仁傑：我的天，真有點受不了！

王老么：（爬起來）我來看看。

（他走向門口，武安也起來，別的人也抬起頭來看。

（王老么跟武安剛走到門口——）

王老么：（吓一大跳，回頭就跑）呦——哦！來了來了！（跟武安撞了

一跤，有人笑了出來）哎喲！快點快點！

張家驥：別笑了！還笑。

陳花紅：來啦？

武安：別響了，好懸，差點兒看見！快死快死！

（大家趕緊做死狀，瞪眼，喘氣，抽筋）

（半響，外邊——）

日兵丁：（陡然吆喝）進去！你先走！

張哈叭：嘿！來——……

武安：噓——

（日本丁以槍抵着鍾國仁的頭，跟着鍾進來）

鍾國仁：你看是不是：他們都被我毒死了！

日兵丁：（四週看看，不免驚喜）啊？真的毒死了，好的好的，不錯。

鍾國仁：你看我沒說謊吧，他們三位還不信。

日兵丁：噢，他們怎麼會那麼容易就聽你的話，我看那幾個大孩子挺厲害。

鍾國仁：怎麼厲害還不是小孩子，我幾句好話一說，就驅住他們了。

日兵丁：你說你覺悟了，他們就信了？

鍾國仁：哪兒這麼簡單，我先做不肯的樣子，他們跟我說了半天，我就好像慢慢明白過來，我就假裝哭了，我才說我後悔了，願意幫助你們打日本，他們就相信了。

日兵丁：接着他們就出來打我們了？

鍾國仁：啊，嗯，打你們，結果被你——被皇軍打死了一個，到了吃早飯的時候，他們又忙又亂，我說我來幫你們弄飯吧，我就趁這

機會把毒藥都下下去了，就把他們給毒死了！

日兵丁：我們正想打過來呢，沒想你倒先成了功，不錯不錯！

鍾國仁：現在你可以請他們幾位進來啦。

日兵丁：當然，我這就去。

（他走向門口，這裏哈叭抬起頭來，要喘一口氣，忽然日兵丁又轉回來）

日兵丁：這些小支那狗斷氣了沒有？（他順手撥弄了幾個，被弄的都向他做各種怪狀，他十分滿意）嗯，好的很，看你們還神氣不神氣！支那狗！

鍾國仁：我看把他們打死吧。（丁伸手掏槍，張家驥也伸手拿起槍）不要讓他們受罪了，怪可憐的。

日兵丁：（收起槍）胡說，不許打死，我就要他們這樣活受罪，越痛苦

越好！

鍾國仁：是是，你去請他們吧！

（丁大步走出）

張哈叭：（一躍而起）唉——可整死我了，這個王八旦！

陳花紅：（笑）嘿嘿，真把他騙住了。

張家驥：別大聲，留神那傢伙沒走遠。

華光明：我心裏好跳呀！

俞潔：真奇怪，這傢伙居然沒看出我是假的，我覺得我實在不像！

文梅：我心裏也是直跳，可是又老想笑，這鬼子真是個大傻瓜蛋！

鍾國仁：這些鬼子，經不得捧，一得意就什麼都馬虎了。

楊新明：等會可更得當心點，他們人一多，更容易看出毛病！

王老么：槍拿穩了，他們一看出毛病，咱們就起來。

武安：來啦（不慌不忙），諸位請死！

鍾國仁：你們等會可千萬別亂動，看我手勢！

（大家照原樣裝死，鍾國仁迎到門口去）

（外邊只聽「跨跨跨跨」地，四個鬼子排成縱隊單行，唱着日本歌，大踏步一直闖進洞裏頭來，鍾國仁深深鞠下躬去）

（大概是誰碰了一下桌子，桌子邊上一個碗哪哪一聲掉下地上，吓得幾位皇軍回願就跑，一直跑到門口）

日兵甲：有人，有人！什麼響？

日兵乙：（他一把抓住鍾國仁）什麼聲音？你——

鍾國仁：沒什麼，沒什麼，一個碗掉下地了。

日兵丙：把我們給吓了一大跳！

日兵丁：（大笑）哈哈哈哈哈，你們真是胆小，看，這些都是死人呀，你

看他們喘的！

四 兵：（一齊笑了起來）哈哈！死入！死入都把我們吓了一跳！

日兵甲：（他去翻「死人」，都向他做怪狀）這些豬怎麼這麼久還不斷

氣呀。

鍾國仁：他們毒藥吃得少，所以死得慢。

日兵甲：槍斃了算了。（他拿槍要打）

日兵丙：我也來，站遠點，打靶。

日兵丁：不不，讓他們慢慢地死，多受點活罪。

日兵乙：（他也在翻，翻到張家驥，王老么）咳，快來看，這兩個不是，不是前天我們提到的那四個裏頭的……

（那三個跑來看）

日兵丙：是的是的，就是那兩個，怎麼會跑回來了？

日兵甲：（向鍾國仁）這是怎麼回事，你沒告訴我們？

鍾國仁：哦，這個，我剛才忘了，他們兩個是今天清早跑回來的。

日兵乙：怎麼跑回來的？

日兵丙：還有兩個呢？

鍾國仁：那兩個沒回來，他們是怎麼跑的，我沒聽清楚，大概是繩子鬆了。

日兵乙：唉，那傢伙是怎麼看着的。

日兵丙：一定是趁他睡覺的時候跑的。

日兵甲：我看我們早點回去吧，別出了什麼事。

日兵丁：現在還急什麼，休息休息吧，這兩天真是夠累的了。

日兵甲：還是早點去看看好，萬一有個……

日兵丁：不會有什麼的，要是四個都跑了回來，也許有點問題，現在只跑回兩個，還怕什麼。

日兵乙：對了對了，還是先休息休息好了。

日兵丙：（看着一桌飯菜）這些菜能不能吃呀？

鍾國仁：噁，吃不得吃不得，那裏頭有毒藥。

日兵乙：不錯，你不錯，（拍鍾國仁之肩）忠心，好的。

日兵丙：唉，看着一桌子菜不敢吃，倒霉，要是有點吃的東西就好了。

日兵丁：別急，讓我找找看，他們的東西很不少呢。

日兵甲：噯，對了，這些小支那豬到底是怎麼來的？

鍾國仁：大概也是遇見風，吹來的。

日兵甲：真怪，怎麼一個大人也沒有啊。

日兵乙：喂，快看，鋸子，斧頭，修船的東西有了！

日兵丙：啊！真不錯，可以修船回去了！

四 兵：回去啦！好哇！（哈哈大笑）哈……：

日兵丁：瞧！肉！

日兵甲：肉？啊——，太好了！

日兵乙：還是熟的！這是什麼肉呀？

日兵丁：大概就是兔子肉，來呀，吃呀！

（他撕開肉，一人一塊，大吃起來）

日兵丙：真不錯真不錯。

日兵乙：唉，要能再有點酒，可就美了。

日兵丁：找找看，找找看，也許有呢。（他找）

日兵甲：我們這就回去了，這些小支那豬可就慘了。

日兵丙：慘什麼，還不是活該，碰上了我們皇軍，那算他們倒霉了。

日兵乙：這就叫「無言的凱旋」！

日兵甲：哈哈，「無言的凱旋」！

日兵丁：（找出一個罐子）這是什麼？（聞了聞）有點像酒，又有點

酸。

日兵乙：我看看，（他看）大概是酒。嚐嚐。

日兵丙：慢點，（他先倒出一點來給鍾國仁）你先嚐。

鍾國仁：（喝了）嗯，挺好，沒有毒。

日兵甲：喝呀！（他喝）這大概是菓子做的酒。

（衆兵大喝）

日兵丙：吃完喝完，好好睡個舒服覺！

日兵甲：睡了起來就帶着東西回去修船，船修好了就上船回去！哈！

日兵丙：回去就報告說我們五個人佔領了支那十個小島，殲滅支那武裝

民衆五千多人！

日兵乙：對對，五千多人！

日兵丁：我們大概都可以升一級了。

日兵乙：他們是「無言的凱旋」，我們可是「光榮的凱旋」！

四 兵：「光榮的凱旋」！哈哈哈哈哈！「光榮的凱旋」！

（四個鬼子得意非凡，大笑大叫，大跳大鬧，鍾國仁走到武安旁邊，做了個手勢，武安拿出槍來，趁衆日兵鬧得最最兇的時候，向日兵甲腦後「呸」地就是一槍！立刻又把槍收回）

日兵甲：（大叫）噢——噉——（倒地死去）

（三兵大驚，反而怔住，半響，才轉醒過來）

三兵：怎麼？怎麼？這是怎麼回事？這這……

（他們慌亂迷茫，手足無措。）

鍾國仁：諸位皇軍別跑別跑，看，死人復活了！死人復活了！死——人

——復——活——了！

（隨着他的話，果然那些「死人」都一個一個地拿着槍爬起來了！）

日兵乙：這，這是怎麼回事？這這……

日兵丙：你們你們……

日兵丁：（明白過來）不好了，我們中計了！槍槍槍呢……

（三兵四顧找槍，不知槍那兒去了）

張哈叭：槍在這兒！（他們都把槍對準日兵）

（三日兵大驚，大叫一聲，向門口就跑）

好幾個人：站住！別跑！

（門口出現了張老頭，旁邊唐仁扶着杜番，下裏都拿着槍，後

邊跟着華小英）

張老頭：給我站住！哪兒跑！

日兵：（以爲見了鬼）啊——鬼！（無處可跑，四邊亂轉）

武安：舉起手來！

（日兵連忙舉起手）

王老么：諸位女將，快綁呀！

（諸女將奮勇爭先，嚷着叫着把三個鬼子綁起，綁得個結結實

實）

張家驥：你們凱旋呀！「光榮地凱旋呀！」

華光明：（學日兵乙剛才說的）「他們是『無言的凱旋』，我們可是『

光榮的凱旋』！」對了！你們說得一點不錯！

陳花紅：楊新明，什麼叫「無言的凱旋」呀？我們現在是不是「無言的

凱旋」？

楊新明：我們怎麼是，他們才真是「無言的凱旋」呢，這是說的好聽，

其實，就是說：死了！

日兵乙：這，這真莫明其妙，這到底……

日兵丙：都是他，鍾，鍾國仁出賣了我們。

鍾國仁：當然，我是中國人，怎麼能幫你們小日本鬼兒！

張老頭：老鍾，不錯，今兒你辦的這事不錯！

鍾國仁：唉，到底還是做個自由的人舒服，你看，現在我能挺着胸脯說

話了；從前哪兒成！——唉，這還真得謝謝你們！

大家：沒什麼；那裏，不要客氣……

武安：杜番，你現在怎麼樣，還休息休息吧！

杜番：不，我現在好得很，快好了！

張老頭：哦，我去告訴告訴我的老伴兒吧，她怕還在就心呢，我去告訴她我們打贏了，這眼看着就回去了，也讓她高興高興！

大家：好好，你去吧……

（張老頭像個小孩子似的跳下）

唐仁：有什麼事你們商量着辦吧，我可得進去睡一會了，真睏極了。

呵——（一個哈欠）

大家：（趁他哈欠沒打完，接上學他）呵——！

張哈叭：（向日兵學剛才日兵甲說的）「我們這就回去了，這些小支那豬可就慘了。」回去呀，你們回去呀！日本豬！（忽然興來，

向日兵大做狗叫）「汪汪汪，汪汪，汪汪……」

武仁傑：哥哥，我們倒真可以回去了，是吧？

武安：當然可以回了。

華小英：我們明天就去修船，明天就去！

楊新明：老么，修船半個月夠了吧？

王老么：要不了，頂多十天！

華光明：哈！我們可以回家啦！

俞潔：我們這才真是「光榮的凱旋」哪！

文梅：對了，我們坐着船，唱着「凱旋歌」！

大家：（歡唱）。

「大風吹我們來到這個荒島，

憑我們二十六條小手，

十三個大膽，

歷盡萬千苦難，

終於征服了自然，

生活得很好，

現在，我們凱旋歸來，

一個人也沒少，  
身體更健康，  
團結更親密，  
還都蒙上了一片勝利的光耀！」

——幕漸閉，全劇完。

